公己
公人

性理大方書卷之三

通書二

公明第二十一 此篇言己私既克自能明察而無所疑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也

此爲不勝己私而欲任法以裁物者發

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

此爲不能先覺而欲以逆詐億不信爲明者發然明與疑正相南北何啻千里之不相及乎

朱子曰人之詐不信吾之明足以知之是之謂先覺彼未必詐未必不信而逆以詐不信待之此則不可周于朱明則不疑凡事之多疑皆生於不明如以察爲明皆主嗇也唐德宗之流是

也如放齊稱胤子朱啓明而堯知其嚚訟堯之明有以知之是先覺也

理性命第二十二此篇言理乃人心之太極性則禀之不齊命則萬殊而一本也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

此言理也陽明陰晦非人心太極之至靈孰能明之

朱子曰彰言道之顯微言道之隱匪靈弗瑩言彰與微須靈乃能了然照見無滯礙也此三句是言理別一本靈作虛義短●厥彰厥微只是說理理有大小精粗如人事中自有難曉底道理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此理甚顯然若陰陽性命鬼神往來則不亦微乎

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

此言性也說見第七篇卽五行之理也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
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此言命也二氣五行天之所以賦受萬物而生之者也自其末以緣本則五行之異本二氣之實二氣之實又本一理之極是合萬物而言之爲一太極而已也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爲體故萬物之中各有一太極而小大之物莫不各有一定之分也○此與十六章意同

問五殊二實朱子曰分而言之有五總而言之只是陰陽●自下推而上去五行只是二氣二氣又只是一理自上推而下來只是這一箇理萬物分之以爲體萬物之中又各具一理所以

月映萬川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然總又是一箇理此理處處皆渾淪如一粒粟生爲苗苗便生花花便結實又成氣還復本形一穗有百粒每粒箇箇完全又將這百粒去種每粒又各成百粒生生只管不已初間只是這一粒分去物物各有理總只是一理● 夫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如千部文字字字如此好面面如此好人道是聖人逐一寫得如此聖人告之曰不如此我只是一箇印板印將去● 萬一各正小大有定言萬箇是一箇一箇是萬箇蓋統體一太極然又一物各具一太極所謂萬一各正猶言各正性命也● 問註云自其本以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爲體故萬物各具一太極如此說則是太極有分裂乎曰本只是一太極而萬物各有稟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極爾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則隨處而見不可謂月分也● 問此章何以下分字曰不是割成片去只如月映萬川相似● 中庸曰如天之無不覆蓋如地之無不持載此是一箇大底包在中間又有四時錯行日月代明自有細小去

處道並行而不相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並行並育便是那天地之覆載底不相悖不相害便是那錯行代明底小德川流是說那細小底大德敦化是說那大底大底包小底小底分大底千五百年間不知人如何讀書這都似不理會得這箇道理又曰一實萬分萬一各正便是理一分殊處●問五殊二實一實萬分二謂陰陽一謂太極然否曰二氣一理而皆以實目之者蓋曰此皆實有之理而強爲之名耳曰五二一萬皆實字殊實實分皆虛字以此推之則所謂二一實一實者不相礙也●周子此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爲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禀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爲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爲太極也

顏子第二十三

此篇言顏子窮居自有其樂富貴貧賤不足以動其心也

顏子不愛不求

見大忘小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

說見論語【集覽】陋巷按一統志陋巷在兗州府曲阜縣西八里顏子廟前

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

設問以發其端

天地閒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

至愛之閒當有富可二字所謂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者卽周子之教程子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

樂何事者也然學者當深思而實體之不可但以
言語解會而已

問顏子不改其樂是私欲既去一心之中便是天理流行無有止息此乃至富至貴之理舉天下之物無以尚之豈不大有可樂朱子曰周子所謂至貴至富乃是對貧賤而言今引此說恐淺只是私欲未去如口之於味耳之於聲皆是欲得其欲即是私欲反為所累何足樂若不得其欲只管求之其心亦不樂惟是私欲既去天理流行動靜語默日用之間無作天理胷中廓然豈不可樂此與貧窶自不相干故不以此而害其樂 ● 問顏子之樂只是天地間至富至貴底道理樂去求之否曰非也此一下未可便知須是窮究萬理要極徹又曰程子謂將這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又謂人於天地間生無窒礙處大小大快活此便是顏子樂處這道理在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不盡盡則與萬物為一無所窒礙

胷中泰然豈有不樂●顏子胷中自有樂地雖
貧窶不以累其心不是將那不以貧窶累心底
做樂●顏子不改其樂是他功夫到後自有樂
處與富貴貧賤了不相關自是改他不得●顏
子之樂其實却只是平日許多功夫到此成就
見處通透無隔礙行處純熟無齟齬便自然快
活不是別有一項功夫理會此事也●問顏子
不改其樂莫是樂箇貧否曰顏子私欲克盡故
樂却不是專樂箇貧須知他不干貧事元自有
箇樂始得●問顏子樂處曰未到他地位如何
便能知得他樂處且要得就他實下功夫處做
下稍亦須會到他樂時節●問孔顏所樂何事
曰不要去孔顏身上問只去自家身上討●要
尋樂處只是自去尋尋到那極苦澁處這便是
好消息來尋到那意思不好處這便是樂底意
思來却無不做工夫自然樂底道理如今做工
夫只是平常恁地理會不要把做差異了去做
●問學者看文字如何對曰方思量顏子樂處
曰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然後
見得天理分明日用間禮義純熟不被人欲來

苦楚自悞地快活如今且去博文約禮便自見
得若只索之杳冥之際何益只要着實用功●
問尋孔顏樂處曰先賢到樂處已自成就向上
了非幼學所能求況今師非濂溪友非二程所
以說此事却似莽廣不如且就聖賢着實用功
處求之如克己復禮致謹於視聽言動之間久
之當自純熟充達向上處●問程子云使顏子
以道爲樂則非顏子矣然而此章又却言以道
爲樂曰顏子之樂非是自家有箇道至富至貴
只管把來弄後樂見得這道理後自然樂故曰
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
貧賤處之一也●問顏樂之說程子答鮮于侁
之問其意何也曰程子蓋曰顏子之心無少私
欲天理渾然是以日用動靜之間從容自得而
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爲可樂然後樂也●問周
子令程子尋顏子所樂何事而周子程子終不
言先生以爲所樂何事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
私意耳克己之私則樂矣故程子云人能克己
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
餒矣●程子之言但謂聖賢之心與道爲一故

無適而不樂若以道爲一物而樂之則心與道二非所以爲顏子爾●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深歎美之程子云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云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云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不敢妄爲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問顏子之樂與浩然之氣如何曰也是此意然浩然之氣說得較麤又問說樂道便不是如何曰才說樂道只是冒罩說不曾說得親切又問伊川所謂其字當玩味是如何曰是元有此樂●西山眞氏曰集註所引程子三說皆不說出顏子之樂是如何樂其末却令學者於博文約禮上用功博文約禮亦有何樂程朱二先生似若有所隱而不以告人者其實無所隱而告人之深也又嘗有人謂顏子所樂者道程子以爲非也今觀之所樂者道之

言豈不有理而程子乃非之何也蓋道日是當然之理而已非有一物事可以玩弄而娛悅也若云所樂者道則吾身與道各爲一物未到混融無間之地豈足以語聖賢之樂哉顏子工夫乃從博文約禮上用力博文者言於天下之理無不窮究而用功之廣也約禮者言以禮檢束其身而用力之要也博文者格物致知之事也約禮者克己復禮之事也內外精粗二者並進則此身此心皆與理爲一從容游泳於天理之中雖簞瓢陋巷不知其爲貧萬鍾九鼎不知其爲富此乃顏子之樂也程朱二先生恐人只想像顏子之樂而不知實用其功雖日談顏子之樂何益於我故程子全然不露只使人自思而得之朱先生又恐人無下手處特說出博文約禮四字令學者從此用功真積力久自然有得至於欲罷不能之地而顏子之樂可以庶幾矣

【集覽】鮮于侁 按宋鑑鮮于侁閬州新政人叙明喬孫性莊重力學舉進士嘗爲利州路判官時方行新法諸路搔動侁獨公心處之蘇軾以爲上不害法中不害民下不廢親爲三難後以集

賢殿脩撰
知陳州

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齊字意複恐或有誤或曰化大而化也齊齊於聖也亞則將齊而未至之名也

〔程子曰〕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問見其大則心泰周子何故就見上說朱子曰見便是識此味●問顏子能化而齊曰此與大而化之之化異但言消化却貧賤富貴之念方能齊齊亦一之意●大而化之只是謂理與已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尚未免有差若至於化者則已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已顏子正在此若化則便是仲尼也

君子必隆師親友

師友上第二十四 此篇言道德可尊可貴人必隆師親友然後可得于身也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

此畧承上章之意其理雖明然人心蔽於物欲鮮克知之故周子每言之詳焉

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是以君子必隆師而親友

師友下第二十五 此篇言道義由師友有之人無師友則乏之此師友之義重而聚樂也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

周子於此一意而屢言之非複出也其丁寧之意

切矣

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

此處恐更有由師友字屬下句

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此重此樂人亦少知之者

義重聚樂

過第二十六 此篇言仲由喜聞過則善令名人而諱過必致于滅身也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程子曰]子路亦百世之師也人告之于有過則喜●朱子曰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于自脩如此[集覽]仲由按一統志仲由字子路汴人孔子弟子有政事才聞過則喜勇于改過片言折獄

仕衛死于孔悝之難後世追封衛公

勢第二十七此篇論勢之所趨極重而不可反則歸之天可及而不用力人之尤也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

一輕一重則勢必趨於重而輕愈輕重愈重矣

問太王翦商是有此事否朱子曰此不可考矣要之周自日前積累以來其勢日大又當商家無道之時天下趨周其勢自爾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周家基業日大其勢已重民又趨之其勢愈重此重則彼自輕勢也

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

重未極而識之則猶可反也

問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何也朱子曰是說天下之勢如秦至始皇強大六國便不可

敵東漢之末宦官權重便不可除紹興初只斬陳少陽便成江左之勢極重則反之也難識其重之機而反之則易【集覽】陳少陽按宋鑑陳東字少陽丹陽人倜儻負氣徽宗時為太學生率同舍生詣闕上書請誅耶倖命以官不就高宗南渡復上書極論黃潛善汪伯彦潛善等誣以指斥乘輿殺之天下以為冤高宗後知其非悔之詔贈秘閣脩撰

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

反之在於人力而力之難易又在識之早晚

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

不識則不知用力不力則雖識無補

天乎人也何尤

問勢之不可反者果天之所為乎若非天而出于

人之所爲則亦無所歸罪矣

文以載道　虛車

文辭第二十八 此言文以載道今乃有文而不以道是猶虛車而不濟於用者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

文所以載道猶車所以載物故爲車者必飾其輪轅爲文者必善其詞說皆欲人之愛而用之然我飾之而人不用則猶爲虛飾而無益於實況不載物之車不載道之文雖美其飾亦何爲乎

黃氏巖孫曰輪車輪轅車橫木縛軛以駕牛者

愛則傳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爲教故曰言之無文

行之不遠

此猶車載物而輪轅飾也

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强之不從也

此猶車已飾而人不用也

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此猶車不載物而徒美其飾也○或疑有德者必有言則不待藝而後其文可傳矣周子此章似猶別以文辭爲一事而用力焉何也曰人之才德偏

有長短其或意中了了而言不足以發之則亦不能傳于遠矣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程子亦言西銘吾得其意但無子厚筆力不能作耳正謂此也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無有德而有言者常多有德而不能言者常少學者先務亦勉於德而已矣

或問作文害道否程子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于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曰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問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謂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攄發胷中之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

嘗秉筆爲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朱子曰此一章大意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言有載道之實而人弗用也況虛車乎此不載道之文也自篤其實至行之不遠則是輪轅飾而人之庸之者也自不賢者至强之不從也是弗庸者也自不知務道德至藝焉而已則虛車也○集覽學成元凱方成癖按晉書元凱杜預字癖亦切瘕癖也文似相如始類俳按漢書相如即司馬相如也俳步皆切俳優雜戲也只輸顏子得心齋莊子内篇顏回曰回之家貧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也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于耳心止于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聖蘊第二十九

此篇言聖人之蘊貴乎宏深彼世人急求聞知于人薄亦甚矣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說見論語言聖人之教必當其可而不輕發也

朱子曰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爲受教之地也程子云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旣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云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發則沛然矣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說亦見論語言聖人之道有不待言而顯者故其言如此

朱子曰學者多以語言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又曰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

可見聖人之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
而已豈待言而顯哉程子云孔子之道譬如日
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
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
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
至明白矣●[節齋蔡氏曰]四時行百物生莫非
天理流行發見之實學者玩此而有得焉不惟
見聖人一動一靜純乎天理之妙不待言而顯
便當反之於踐履事爲之實俛焉孳孳庶幾有
得乎希聖希天之事更玩四時行百物生尤見
其體用一原陰陽之理運行不息而一
萬物各遂其生之妙聖人亦天而已

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
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

蘊中所畜之名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故孔子
之教既不輕發又未嘗自言其道之蘊而學者唯

顏子爲得其全故因其進脩之迹而後孔子之蘊可見猶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

朱子曰夫子之道如天惟顏子得之夫子許多大意思盡在顏子身上發見譬如天地生一𥨊物即此物上盡可以見天地純粹之氣謂之發者乃亦足以發之發不必待顏子言而後謂之發也顏子所以發聖人之蘊恐不可以一事言葢聖人全體大用無不一一於顏子身上發見也

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聖凡異品高下懸絶有不待校而明者其言此者正以深厚之極警夫淺薄之尤耳然於聖人言深

常人言淳者深則厚淺則薄上言首下言尾互文以明之也

精蘊第三十 此篇言聖人之精蘊寄之易爲文字之祖義理之宗天地鬼神之蘊畢萃於此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

精者精微之意畫前之易至約之理也伏羲畫卦專以明此而已蘊謂凡卦中之所有如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至廣之業也有卦則因以形矣

朱子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藴因卦以發濂溪看易卻看得活●易未有許多道理因有此卦遂將許多道理搭在上面所謂因卦以發者也●精與藴字不同精是精微之意藴是包許多道理問伏羲始畫而其藴亦已發見於此否曰謂之已具於此則可謂之已發見於此則不可方其初畫也未有乾四德意思到文王始推出來然文王孔子雖能推出意思而其道理亦不出伏羲始畫之中故謂之藴藴如衣敝藴袍之藴是包得在裏面●問序卦以為非聖人之藴信乎曰先儒亦以為非聖人之藴某以為非聖人之精則可謂之非聖人之藴則不可周子分精與藴字甚分明序卦卻正是易之藴事事夾雜都在裏面問何謂易之精曰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便是易之精問如序卦中亦見消長進退之義喚作不是精不得曰此正是事事夾雜有在裏面正是藴須是自一箇生出來以至於無窮便是精●精是聖人本意藴是偏傍帶來道理如春秋聖人本意只是載那事要見世變禮樂征伐自

易書文字之祖

諸侯出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如此而已就那事上見得是非美惡曲折便是因卦以發底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皆是因陰陽之定自然如此畫出全無安排此是聖人本意底如彖辭又言繫辭等孔子之言皆是因卦而發底不可一例作重看●精謂心之精微也蘊謂德所蘊蓄也

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陰陽有自然之變卦畫有自然之體此易之爲書所以爲文字之祖義理之宗也然不止此蓋凡管於陰陽者雖天地之大鬼神之幽其理莫不具於卦畫之中焉此聖人之精蘊所以必於此而寄之也

〔朱子曰〕天地是體鬼神是用鬼神只是陰陽二氣屈伸如春夏是神秋冬是鬼晝是神夜是鬼息底是神消底是鬼生是神死是鬼鼻息呼是神吸是鬼語是神默是鬼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

此以乾卦爻詞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蓋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或曰其字亦是莫字

〔朱子曰〕此章第一句言乾乾不息而第二句言損第三句言益者蓋以解第一句若要不息須

著去忿慾而有所遷改中間乾之用其善是其一字疑是莫字蓋與下兩句相對若只是其字則無義理說不通●遷善改過是脩德中緊要事蓋只脩德而不遷善改過亦不能得長進君子乾乾不息於誠便是脩德底事下面便是接說遷善改過底事與論語德之不脩章意正相類又曰遷善改過又是兩項遷善便是有六七分是了遷而就教十分是者改過則是十分不是全然要改此遷善改過之別●損益之義大矣聖人獨有取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何哉蓋正心脩身者學問之大端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古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中後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外此賢愚之所由分而聖賢之所爲深戒也●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填壑●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決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之所值福常少而禍常多

治天下有本

不可不謹○此章論易所謂聖人之藴

問此章前面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自脩底事後面忽說動者何故朱子曰所謂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動上有這般過失須於方動之前審之方無凶悔吝所以再說箇動

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

則謂物之可視以爲法者猶俗言則例則樣也

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

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

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

親者難處疏者易裁然不先其難亦未有能其易

者
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
不同行也
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以下睽彖傳文二女謂
睽卦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
悅而內猜嫌故同居而異志
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
釐理也降下也嬀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堯理治
下嫁二女於舜將以試舜而授之天下也
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

身端心誠

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

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於內者無不實矣

朱子曰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只是不善之動消於外則善心實於內操則存捨則亡只是操得此心便存●西山真氏曰心不誠則私意邪念紛紛交作欲身之脩得乎親不和則閨門乖戾情意隔絕欲家之正得乎夫治家之難所以甚於治國者門內尚恩易於揜義世之人固有勉於治外者矣至其處家則或狃於妻妾之私或牽於骨肉之愛鮮克以正自檢者而人君尤甚焉漢高帝能誅秦蹙項而不能割戚姬如意之寵唐太宗能取孤隋攘羣盜而閨門慙德顧不免焉蓋疏則公道易行親則私情易溺此其所以難也不先其難未有能其易者漢唐之君立本作則既已如此何惟其治天下不及三代哉夫女子陰柔之性鮮不妬忌而險詖者故二女同居則猜間易生堯欲試舜必降以二女者能處二女則能處天下矣舜之身正而刑家

如此故堯禪以天下而不疑也身之所以正者由其心之誠誠者無他不善之萌動于中則正反之而已誠者天理之真妄者人為之偽妄去則誠存矣誠存則身正身正則家治推之天下猶運之掌也〔集覽〕漢高帝能誅秦蹙項而不能割戚姬如意之寵按漢書高帝本紀初戚姬有寵生趙王如意上欲廢太子盈而立如意為太子呂后使人召四皓調護而止事在高帝十二年唐太宗能取孤隋攘群盜而閨門慚德顏不免按唐書太宗為秦王時殺弟元吉及即位納其婦楊氏與之生子明封為曹王使繼元吉後長孫后崩又欲立楊氏為后魏徵力諫乃止事在貞觀二十一年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

程子曰无妄之謂誠

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无妄次復亦卦之序先王以下引无妄卦大象以明對時育物唯至誠者能之而賛其旨之深也

此章發明四卦亦皆所謂聖人之蘊

君子以道充爲貴

富貴第三十三 此篇言君子之富貴以道德而不在乎富貴之富貴也

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此理易明而屢言之欲人有以真知道義之重而不爲外物所移也

朱子曰周先生言道至貴者不足而足蓋是見世間愚輩爲外物所搖動如墮在火坑中不忍見他故如是説不一世人心不在殼子裏面如發狂相似只是自不覺也

陋第三十四　此篇言聖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意同上章欲人眞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

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聖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而其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眞失正反害於道必矣●朱子曰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

星辰之光耀也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旣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磅礴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蓋不必托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人所可得而見者無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書之記言詩之詠歌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已

●又嘗答學者曰諸詩固佳但此等亦是枉費工夫不切自己底事莫論爲學治己治人有多少事在如天文地理禮樂制度軍旅刑法皆是着實有用事業無非自己本分內事古人六藝之教所以游其心者正在於此其與空言以較工拙於篇牘之間者其損益相萬萬矣●黃氏巖孫曰此章當與

文辭章參觀

擬議第三十五

擬議以成其變化

聖人法天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中庸易大傳所指不同今合而言之未詳其義或曰至誠者實理之自然擬議者所以誠之之事也

朱子曰動是方感動他變則已改其舊俗然尚有痕瑕在化則都消化了無復痕迹矣○問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是一言一行皆卽易而擬之否曰然○這變化是就人動作處說

刑第三十六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

馬故得刑以治

意與十一章略同

[朱子曰]聖人之心涵養發生真與天地同德品物或自逆于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亦自有决然不易之理如天地四時之運寒凉肅殺常居其半而涵育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

情偽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

中正本也明斷用也然非明則斷無以施非斷則明無所用二者又自有先後也訟之中兼乎正噬

嗑之明兼乎達訟之剛噬嗑之動即果斷之謂也

南軒張氏曰夫中正者仁之所存而明達者知之所行果斷者又勇之所施也以是詳刑本末具矣

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聖人之道至公

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孔子上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脩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

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敎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道高如天者陽也德厚如地者陰也敎化無窮如四時者五行也孔子其太極乎

【黃氏巖孫曰】按周子邵州新遷學釋菜祝辭曰惟夫子道德高厚敎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與此章全同【集覽】邵州新遷學釋菜按一統志邵州今改為寶慶府屬湖廣道又按宋鑑治平間周子以永州卒攝邵州事自州治左遷學于城外邵水東乃釋菜先聖又按周禮大胥曰春入學舍采合舞注舍采讀曰釋菜鄭司農云舍采謂舞者皆執芬香之采或曰采直謂疏

食菜羨之菜月令中春上丁命學正習舞釋菜
學記曰皮弁祭菜示敬道也注菜有芹藻之屬
文公曰釋菜之禮猶摯也婦見舅姑其摯棗栗
假脩若廟見則釋菜弟子見師其摯束脩若禮
于先師則釋菜其禮比釋奠爲最簡不酌醴不
列饌不作左不授器焉按五禮新儀釋菜每位
左一籩實鹿脯右一豆實芹菹青韭之菹尊
一實凡齋釋奠者設薦饌酌奠也其禮前釋奠
五日應行事執事官散齋三日前釋奠一日所
司掃除廟內外牽牲詣祠所設登歌之樂於殿
二日及脯獻官率其屬閱視饌具詣廚滌溉廟
宿以致精虔釋奠日丑前五刻執事者陳幣篚
各於神位右祝板於神位左陳祭器掌饌者實
饌畢獻官率其屬各盛服就次行事其禮器樂
器行事之節並詳載素王事紀賈公彥曰奠之
爲言停停饌具也或曰釋散也散饌具而安設
之也古釋奠山川廟社學宮統言之唯宋以儒
立国獨先聖之祭曰釋奠所以別群祀也陳祥
道云釋奠日用上丁者丁陰火也火象文文教
宣明曲禮曰內事以柔日故取陰火也

蒙艮第四十

此篇引三卦以明主靜之意是亦聖人之蘊也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

此通下三節雜引蒙卦彖象而釋其義童稚也蒙暗也我謂師也筮揲蓍以决吉凶也言童蒙之人來求於我以發其蒙而我以正道果决彼之所行如筮者叩神以决疑而神告之吉凶以果决其所行也叩神求師專一則明如初筮則告二三則惑故神不告以吉凶師亦不當决其所行也

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决也

山下出泉大象文山靜泉清有以全其未發之善故其行可果汩再三也亂瀆也不決不告也蓋汩則不靜亂則不清既不能保其未發之善則告之不足以果其所行而反滋其惑不如不告之為愈也

朱子曰泉水之始出者必行而有漸也

愼哉其惟時中乎

時中者彖傳文教當其可之謂也初則告瀆則不告靜而清則決之汩而亂則不決皆時中也

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為也為不止矣其道

也深乎

【集覽】艮止之止有力靜止自止其止也

此一節引艮卦之象而釋之艮止也背非有見之地也艮其背者止於不見之地也止於不見之地則靜靜則止而無爲一有爲之之心則非止之道矣○此章發明二卦皆所謂聖人之藴而主靜之意矣

問蒙學者之事始之之意也艮成德之事終之之事也朱子曰周子之意當是如此然於此亦可見主靜之意○靜者爲主故以蒙艮終焉○問艮其背背非見也曰只如非禮勿視非謂耳無所聞目無所見也姦聲乱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艮其背者只如此耳程子解艮

其背謂止於其所不見恐如此說費力所謂背
者只是所當止也看下文艮其止止字解背字
所以謂之止其所艮其背只是止於其所當止
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人之四肢皆
能動惟背不動有止之象艮其背是止於其所
當止之地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萬物各
止其所了便都純是理也不見有已也不見有
人都只是箇理○問止非爲也爲不止矣何謂
也曰止便是不作爲爲便不是止曰止是以心
言否曰是又曰易傳内欲不萌外物不接亦即
是這止○黄氏巖孫曰按傳耆家集濂溪在吾
州嘗以姤說示之其後在零陵又以所改同人
說寄之二說當即所謂易通易說者今其書獨
有乾損益家人睽復无妄蒙艮等說則諸卦之
散逸者多矣豈不可惜也哉集覽其後在零陵
按一統志零陵縣名今屬永州府濂溪在梧州
按一統志梧州今
爲府屬廣西道

右周子太極圖并說一篇通書四十章世傳舊本

遺文九篇遺事十五條事狀一篇熹所集次皆已校定可繕寫熹按先生之書近歲以來其傳既益廣矣然皆不能無謬誤惟長沙建安板本爲庶幾焉而猶頗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學之奧其可以象告者莫備於太極之一圖若通書之言蓋皆所以發明其蘊而誠動靜理性命等章爲尤著程氏之書亦皆祖述其意而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顔子好學論等篇乃或并其語而道之故清逸潘公誌先生之墓而敘其所著之書特以作太極圖爲首

稱而後乃以易說易通繫之其知此矣按漢上朱震子發言陳摶以太極圖傳种放放傳穆脩脩傳先生衡山胡宏仁仲則以种穆之傳特先生所學之一師而非其至者武當祁寛居之又謂圖象乃先生指畫以語二程而未嘗有所為書此蓋皆未見潘誌而言若胡氏之說則又未考乎先生之學之奧始卒不外乎此圖也先生易說久矣不傳於世向見兩本皆非是其一卦說乃陳忠肅公所著其一繫辭說又皆佛老陳腐之談其甚陋而可笑者若曰易之冒天下之道也猶狙公之罔衆狙也觀此則其決非先生所為可知矣易通疑即通書蓋易說既依經以解義此則通論其大旨而不係於經者也特不知其去易而為今名始於何時爾然諸本皆附於通書之後讀者遂誤以為書之卒章使先生立象之微旨暗而不明驟而語夫通書者亦不知其綱領之在是也長沙本既未及有所是正

而通書只因胡氏所定章次先後輒頗有所移易又刋去章目而別以周子曰加之皆非先生之舊若理性命章之類則一去其目而遂不可曉其所附見銘碣詩文視他本則詳矣然亦或不能有以發明於先生之道而徒爲重複故建安本特據潘誌置圖篇端而書之次序名章亦復其舊又即潘誌及蒲左丞孔司封黃太史所記先生行事之實刪去重複參互考訂合爲事狀一篇其大者如蒲碣云屠姦剪弊如快刀健斧而潘誌云精密嚴恕務盡道理蒲碣但云母未葬而潘公所謂鄭夫人誌乃爲水齧其墓而改葬若此之類皆從潘誌而蒲碣又云慨然欲有所施以見於世又云益思以奇自名又云

以朝廷蠲等見用奮發感厲皆非知先生者之言又載先生稱頌新政反覆數十言恐亦非實若此之類今皆削去至於道學之微有諸君子所不及知者則又一以程氏及其門人之言爲正以爲先生之書之言之行於此亦略可見矣然後得臨汀楊方本以校而知其舛陋猶有未盡正者如柔如之當作柔亦如之師友一章當爲一章之類又得何君營道詩序及諸嘗遊舂陵者之言而知事狀所敘濂溪命名之說有失其本意者何君序見遺事篇內又按廣漢張栻所跋先生手帖據先生家譜云濂溪隱居在營道縣榮樂鄉鍾貴里石塘橋西濂蓋溪之舊名先生寓之廬阜以示不忘其本之意而邵武鄒旉爲熹言嘗至其處溪之原委自爲上下保先生故居在下保其地又別自號爲樓田而濂溪之爲字則疑其出於

唐刺史元結七泉之遺俗也今按江州濂溪之西亦有石塘橋見於陳令舉廬山記疑亦先生所寓之名云覆校舊編而知筆削之際亦有當錄而誤遺之者如蒲碣自言初見先生于合州相語三日夜退而歎曰世乃有斯人邪而孔文仲亦有祭文序先生洪州時事曰公時甚少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盡傾之語蒲碣又稱其孤風遠操寓懷於塵埃之外常有高棲遐遁之意亦足以證其前所謂以奇自見等語之謬又讀張忠定公語而知所論希夷种穆之傳亦有未盡其曲折者按張忠定公嘗從希夷學而其論公事之有陰陽頗與圖說意合竊疑是說之傳固有端緒至於先生而後得之於心而天地萬物之理鉅細幽明高下精粗無所不貫於是始爲此圖以發其秘耳嘗欲別加是正以補其闕而病未能也茲乃被命假守南康遂獲嗣守先生之遺教於百有餘

年之後顧德弗類慙懼已深瞻仰高山益切寤歎
因取舊帙復加更定而附著其說如此鋟板學官
以與同志之士共覽觀焉新安朱熹謹書[集覽]長沙建安
板本按一統志長沙府名今屬湖廣道建安郡名
今爲建寧府屬福建道衡山在衡州府衡山縣西
三十里五岳之一也胡宏按宋鑑宏父安國爲河
南提舉學事嘗講學于衡山後因家焉武當祁寬
按一統志武當縣名今省入均州屬襄陽府祁寬
字居之未詳出處祖公之間衆祖列子云宋有狙
公養狙成群曰與若芧朝三暮四足乎衆狙皆怒
曰朝暮三足乎衆狙皆喜注芧栗也蒲左丞按宋
鑑蒲宗孟閬州新井人皇祐中進士累官遷尚書
左丞後以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卒宗孟趣向嚴整
而性甚侈汰蘇轍嘗勸其慈儉孔司封按宋鑑孔
延之新喻人宣聖四十七世孫幼孤貧晝則帶經
耕鉏夜則燃松讀書慶曆間舉進士九遷至司封
郎中平生推與周敦頤曾鞏最友善臨汀楊方按

一統志臨汀郡名今改為汀州府屬福建道（邵武
鄒裏邊按一統志邵武軍名今改為府屬福建道（吉
刺史元結七泉之遺從按唐鑑元結魯山人少聰
悟宏達倜儻不羈天寶中進士歷官監察御史節
度參軍以功改著作郎安祿山叛因避乱寓居瀼
山自稱漫郎肅宗立以蘇源明薦為道州刺史撰
大唐中興頌刻于浯溪大曆初拜御史中丞按一
統志七泉在道州東郭唐元結銘序有泉七穴命
其五曰潓㴲涍汸淔欲飲者有所感發一曰漫泉
自旌漫郎一出山東命曰東泉垂流特異結詩云
問吾嘗識息泉上何處獨有潓泉亭令人可終老
江州按一統志今改為九江府隸江西道初見先
生於合州按一統志合州今屬重慶府又按宋鑑
周子於嘉祐中僉書合州判官故蒲碯來見也孔
文仲新喻人延之子性狷直學問博洽嘉祐舉
進士再遷台州推官熙寧初范鎮以制舉薦極論
新法之害為王安石所黜哲宗初再遷左諫議大
夫改中書舍人同知貢舉以疾卒有文集五十卷
序先生洪州時事按一統志洪州今改為南昌府
隸江西道又按宋鑑周敦頤為分寧主簿有疑獄

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詫曰老吏不如也後知南昌縣邑人咸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由是富家大姓黠吏惡少皆以汚穢善政爲耻（假守南康）按宋鑑朱子於淳熙中知南康軍又按一統志南康軍今陞爲府隸江西道（新安朱熹）按一統志新安郡名今改爲徽州府直隸京師盖宋子婺源縣人而婺源屬新安故云

周子功蓋在孔孟之間

（五峯胡氏曰）通書四十章周子之所述也粤若稽古孔子述三五之道立百王經世之法孟軻氏闢楊墨推明孔子之澤以爲萬世不斬人謂孟氏功不在禹下今周子啓程氏兄弟以千古不傳之妙其功蓋在孔孟之間矣人見其書之約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也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長也●此書皆發端以示人者度越諸子直與易書詩春秋語孟同流行乎天下●（朱子曰）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慤且其所論不出乎脩己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極之先文字之外也●問通書便可以上接語孟曰此語孟較分曉

精深結構得密語孟較說得闊●周子通書比
近世道學之原也而其言簡質如此與世之指
天畫地喝風罵雨者氣象不侔●五峯刻通書
却去了所有篇名而於每篇首加一周子曰字
有去了本篇名如理性命章者煞不可理會蓋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是說理剛善剛惡柔亦如
之中焉止矣是說性自此以下却說命章內全
無此三字及所加周子曰三字又却是本所無
者問五峯於通書何故輙以已意加損曰他病
痛多●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叙孔
子於斯文興喪未嘗不推之於天若濂溪先生
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與不繇師
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
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
人情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
于一而周公孔子孟子之傳煥然復明於世●
先生之言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實不離
乎日用之間幽探乎陰陽五行之賾而其實不
離乎仁義礼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原
顯微之無間秦漢以來誠未有臻斯理者而其

實則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濂溪先生奮乎百世之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源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辭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脩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二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濂溪之圖與書雖其簡古淵源未易究測然其大指則不過語諸學者講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而勝其私以復焉其施則善始於家而達之天下其具則復古禮變今樂政以養民而刑以肅之也是乃所謂伊尹之志顏子之學而程氏傳之以覺斯人者亦豈有以外乎日用之間哉●通書一部皆是解太極說這道理自一而二二而五如誠無爲幾善惡德以下便配著太極陰陽五行須是子細看●通書太極之旨更宜虛心熟玩乃見鄙說一字不可易處設使濂溪復生亦必莞爾而笑也●周子之言稱得川輕重極是合宜●近世知濂溪甚淺如呂氏童蒙訓記其嘗著通書而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豈用意而求之又何高下遠近之

可道哉●西山眞氏曰自湯誥論降衷詩人賦物則人知性之出於天而未知其爲善也繼善成性見於繫易性無不善述於七篇人知性之善而未知其所以善也周子因羣聖之已言而推其所未言者於圖發無極二五之妙於通書誠源誠立之旨昔也太極自爲太極今知吾身自有太極矣昔也乾元自爲乾元今知吾心即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復明者周子之功也●黃氏瑞節曰周子二書眞所謂吐辭爲經者朱子之解是書也亦如解經然蓋朱子之追事周子也猶周子之追事吾孔孟也無一字不服膺焉耳嘗徧求其易說而不可得僅令門人度正訪周子之友傳者之子孫求所寄姤說同人說亦已不可見矣世之相去百有餘年而其書散逸難合如此哉或謂無極二字出於老列或謂圖得之穆脩或謂當時指書以示二程而未曾有所爲書或謂二程言論文字至多未嘗一及無極字疑非周子所爲或謂周子陸詵婿也說見司馬温公涑水記聞一篤實長厚

人也安知無所傳授或為周子與胡文定公同師鶴林寺僧壽涯具旨强求其所自出而於二書未知深信者朱子一言以斷之曰不由師傳默契道体於是周子上承孔孟之說遂定而二書與語孟並行矣[集覽]陸詵按宋鑑陸詵餘杭人第進有禦邊才熙寧中鎮撫西夏蕧清交止之難仕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

通書後錄

先生名張宗範之亭曰養心而爲之說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爾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

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集覽】名張宗範之亭曰養心按一統志養心亭在重慶府城北一百五十里合州治東宋張宗範所構周濂溪作序說以名之

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立如三十而立之立通則不惑知命而鄉乎耳順矣

【朱子曰】周子恐人以寡欲爲便了故言不止於寡欲而已必至於無而後可耳然無底工夫則由於能寡欲到無欲非聖人不能也或問欲字如何曰不同此寡欲則是合不當如此者如私欲之類若是飢而欲食渴而欲飲則此欲亦豈能無但亦是合當如此者

養心莫善於誠

【荀子曰】養心莫善於誠先生曰荀子元不識誠明道程先生曰既誠矣心安用養耶

【朱子曰】誠實也到這裏已成就了此心純一於理徹底皆實無夾雜亦無虛僞決定恁地又何

用養耶

明道先生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明道先生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之意

明道先生曰吾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見茂叔則自謂已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復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

見獵有喜心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窻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

與自家意

思一般

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集覽】驢鳴 世說王粲魏人有文章既卒文皇直往臨顧謂同遊曰仲宣平昔好驢鳴諸公可作一聲送之於是坐客皆作驢鳴

伊川程先生見康節邵先生伊川指食卓而問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何處康節爲之極論其理以至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唯見周茂叔論至此

此康節之子伯溫所記但云極論而不言其所謂云何今按康節之書有曰天何依曰依乎地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竊恐當時

康節所論與伊川所聞於周先生者亦當如此因附見之云

太史黃公庭堅曰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

延平先生每誦此言以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動靜陰陽之本

明道先生誌其子端慤之壙曰夫動靜者陰陽之本況五氣交運則益參差不齊矣賦生之類宜其雜揉者衆而精一者間或值焉以其間值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亦宜矣〔集覽〕壙魚浪切穴也窆也

此一節全用太極圖及通書中意故以附之後三

節傚此

明道先生銘其友李仲通之墓曰二氣交運兮五行順施剛柔雜糅兮美惡不齊稟生之類兮偏駁其宜有鍾粹美兮會元之期聖雖學作兮所貴者資便儇皎厲兮去道遠而

伊川先生作顏子所好何學論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粹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

性而已然必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顔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則其好之之篤學之之道也

【黄氏端節曰】此論乃程夫子十八歲所作

【集釋】【朱子曰】本是本體真是不雜人爲静言其初未感物時五性便是真未發便是静 ● 【輔氏曰】心是活物故外物觸之而動上言其本體故此言動 ● 【朱子曰】性固不可鑿但人不循理去傷了他又曰這一段要緊要處只在先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力行求至踐履之事知所往如識路力行求至如行路【補註】天地儲精 儲者積而擬之也 天地陰陽之道也 五行之粹 粹者純一不雜也 五行金木水火土也 真而靜 真者誠而實也 靜者安而泰也 五性具焉 具者備而足之也人之所稟皆具五性無是五性不足爲人五性云何仁者心之愛義者事之

聖人所由惟一理

宜禮者身之容智者心之明信者言之實形既生形者人之身體也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物私欲之謂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鼻之於臭耳之於聽觸者感而發之也中者心之謂也七情動中而發外也喜者樂之也怒者忿之也哀者傷之也懼者畏之也愛者嬖之也惡者恚之也欲者嗜之也情既熾而益蕩熾如火之始然也蕩如水之飄流也其性鑿七者攻而破之也覺者知而守之者也約束之也心爲一身之主宰故必正其心性爲應物之權衡故必養其性明諸心知所往不流之於他歧也力行求至務造高明之域也吁爲聖爲賢之道孰有加於此哉

程先生曰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須要復其初

性理大全卷之三

性理大方書卷之四

西銘

〔宋升曰〕橫渠姓張名載字子厚秦人也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爲關中士子宗師嘗於學堂雙牖右左書砭愚右書訂頑伊川先生曰是啓爭端改曰東銘西銘二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判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嘗言蓋學者誠於西銘之言反復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別長傲遂非之失於毫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爲不切然意味有窮而於下學功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旨同日語哉〔集覽〕關中三輔舊事曰漢都長安以東有函谷關南有嶢關武關西有散關北有蕭關居四關之中故名關中

混然中處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天下父母

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

【朱子曰】須子細看他說理一而分殊而今道天地不是父母父母不是天地不得分明是一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凡天下之女皆坤之氣從這裏便徹上徹下都即是一箇氣都透過了【又】曰自一家言之父母是一家之父母自天下言之天地是天下之父母

●西銘自首至末皆是理一分殊乾父坤母固
是一理分而言之便見乾坤自乾坤父母自父
母惟稱字便見異也●乾稱父坤稱母厲聲言
一稱字●混然中處言混合無間蓋此身便是
從天地來●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
之所以爲父母者卽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
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
母矣萬物旣同一父母則吾體之所以爲體者
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爲性者豈非天地
之帥哉古之君子惟其見得道理眞實如此所
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爲以至於
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非億之也今
若必謂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與乾坤都無干
涉其所以有取於西銘者但取其姑爲宏闊廣
大之言以形容仁體破有我之私而已則是所
謂仁體者全是虛名初無實體而小己之私却
是實理合有分別聖賢於此却初不見義理只
見利害而妄以己意造作言語以增飾其所無
破壞其所有也●某所論西銘之意正爲長者
以橫渠之言不當謂乾坤實爲父母而以膠固

天地之帥吾其性

斥之故竊疑之以爲君如長者之意則是人物實無所資於天地恐有所未安爾今來誨諭以橫渠只是假借之言而未察父母之與乾坤雖其分之有殊而初未嘗有二體但其分之殊則又不得不辨也●西山眞氏曰西銘推事親之心以事天蓋父母生我者也而所以生之者天地也天賦以氣地賦以形父母固我之父母也天地亦我之父母也朱子曰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天地者人與物已與人皆共以爲父母者也父母之生我也四肢百骸無一不全必能全其身之形然後爲不忝於父母天地之生我也五常百善無一不備必能全其性之理然後爲不負於天地故仁人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又西銘之妙指不可以不知也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閒而人物之所資以爲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

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朱子曰西銘大要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上塞是說氣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即用這箇塞字張子此篇大抵皆古人說話集來●塞只是氣吾之體即天地之氣帥是主宰乃天地之常理也吾之性即天地之理●問天地之塞如何是塞曰塞與帥字皆張子用字之妙處塞乃孟子塞天地之間体帥乃孟子氣体之充者有一毫不滿之處則非塞矣帥乃志氣之帥而有主宰之意此西銘借用孟子論浩然之氣處若不是此二句為之關紐則下文言同胞兄弟等句在他人中物皆與我初何干涉其謂之兄弟同胞乃是此一理與我相為貫通故上說父母下說兄弟皆是其血脉過度處西銘解塞帥二字只說大槩若要說盡須用起疏注可也●問天地之帥吾其性先生解以乾健坤順為天地之志天地帥安

得有志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天地之情可見安
得謂天地無心情乎或問福善禍淫天之志否
曰程先生說天地以生物爲心最好此乃是無
心之心也●天地之塞似亦着擴充字未得但
謂充滿乎天地之間莫非氣而吾所得以爲形
骸者皆此氣耳天地之帥則天地之心而理在
其中也●問西銘之義曰他緊要血脉盡在天
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上上面
乾稱父至混然中處是頭下面民吾同胞物吾
與也便是箇項下面便撒開說許多大君吾父
毋宗子云云盡是從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說來
到得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這志
便只是那天地之帥吾其性底志爲人子便要
述得父之事而繼得父之志如此方是事親如
事天便要述得天之事繼得天之志方是事天
若是違了此道理便是天之悖德之子若害了
這仁便是天之賊子若是濟惡不悛便是天之
不才之子若能踐形便是克肖之子這意思血
脉都是從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說緊要都是這兩句若不是此兩句則天自是

天我自是我有何干涉或問此兩句便是理一處否曰然●問近見一士人云闢之先生吾其體吾其性其字有我去承當之意今考經中初無是說曰承當之說不記有無此語然實下承當字不得然當時只是說得稟受之意渠記得不仔細也●問天地之塞吾其体塞者日月之往來寒暑之迭更與夫星辰之運行山川之融結又五行質之所具氣之所行無非塞乎天地者曰塞字意得之●且逐日自把身心來体察便見得吾身便是天地之氣吾性便是天地之帥●問先生解西銘天地之塞作窒塞之塞如何曰復來又改了只作充塞橫渠不妄下字各有來處●向要到雲谷自下上山不塗大雨通衣皆濕得到地頭因思著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帥吾其性時季通及某人同在那裏某因各人解此兩句自亦作兩句解後來看也自說得著所以迤邐便作西銘等解●北溪陳氏曰性只是理人之生不成只空得箇理須有箇形骸方載得此理其實理不外乎氣得天地之氣成這形得天地之理成這性所以橫渠曰天地

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塞字只是就孟子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句掇一字來說氣帥字只是就孟子志氣之帥句掇一字來說理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爲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爲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爲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

體於並生之中又爲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已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甞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已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如下文所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賛化育然後爲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强於外也

朱子曰通是一氣初無間隔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萬物雖皆天地所生而人獨得天地之正氣故人爲最靈故民吾同胞物則亦我之儕輩孟子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等差自然如此大抵即事親者以明事天●問西銘理一分殊莫是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之意否曰民物固是分殊須是就民物中又各知得分殊不是伊川說破也難理會然看久自覺裏面有分別

●問物吾與也莫是黨與之與否曰然●西山眞氏曰凡生於天壤之間者莫非天地之子而吾之同氣者也是之謂理一然親者吾之同體民者吾之同類而物則異類矣是之謂分殊以其理一故仁愛之施無不徧以其分殊故仁愛之施則有差○黃氏瑞節曰程子云所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爲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得有也人只爲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

大君
父母
宗子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為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衆事則大臣而已故為宗子之家相

宋子曰西銘狀仁之體元自昭著以眛者不見故假父母宗子家相等名以曉譬之初未嘗謂眞乾坤都無干涉而姑為是言以形容之也人皆天地之子而大君乃其適長子所謂宗子

有君道者也故曰大君者乃吾父母之宗子爾非如所謂既爲父母又降而爲子也問宗子如何是適長子曰此正以繼禰之宗爲喻爾繼禰之宗兄弟宗之非父母之適長子而何

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

朱子曰許多人物生於天地之間同此一氣同此一性便是吾兄弟黨與大小等級之不同使是親疎遠近之分○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君子之爲政且要

子翼
純孝

主張這一等人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

朱子曰西銘首論天地萬物與我同體之意固極宏大然其所論事天功夫則自于時保之以下方極親切○問西銘自乾稱父坤稱母至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處是仁之體于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曰若言同胞吾與了便說著博施濟衆却不是所以只教人做工夫處只在敬與恐懼故曰于時保之子之翼也能常敬而恐懼則這箇道理自在

踐形
惟肖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

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朱子曰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慊也○西山眞氏曰天之予我以是理也莫非至善而我悖之即天之不才子也具人之形而能盡人之理即天之克肖子也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

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

問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其旨如何朱子曰聖人之於天地如孝子之於父母化者天地之用一過而無迹者也知之則天地之用在我如子之述父事也神者天地之心常存而不測者也窮之則天地之心在我如子之繼父志也得其心而後可以語其用故曰窮神知化而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亦此之謂歟●如知得恁地便生知得恁地便死知得恁地便消知得恁地便長此皆是繼天地之志隨他恁地進退消長盈虛與時偕行小而言之飢食渴飲出作入息大而言之君臣便有義父子便有仁此都是述天地之事化底是氣故喚做天地之事神底是理故喚做天地之志窮神者窺見天地之志這箇無形無迹那化底却

又都見得●陳氏曰神是天地之心化是天地之用窮神以至到言知化非見聞之知如知化育之知乃默契之謂耳

不愧屋漏爲無忝

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

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怍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頴封人之錫類

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遏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

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頴考叔之

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集覽]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按戰國策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按索隱鯀初受堯封爲崇侯以治水無績被殛長子禹襲位故稱崇伯子(頴考叔之及莊公)按左氏頴考叔春秋時頴谷封人聞鄭莊公誓不見母有獻于公公賜之羮食而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請以遺之公感其言遂爲母子如初注莊公名寤生武公子也

不弛勞而厎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

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夭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集覽〕不施劳而底豫舜其功也按史記舜父瞽瞍惑於後妻愛少子象嘗欲殺舜舜盡孝悌之道烝烝又不格姦(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按左傳晉獻公初娶齊桓公女齊姜生子名申生既而伐驪戎得驪姬生奚齊幸之嘗欲廢申生而立奚齊會申生薦祭毋之胙於公姬置毒胙中公欲享姬止之曰宜試之與犬犬死與小臣小臣死申生聞之懼奔新城公乃誅其傅申生自殺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啓手啓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况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

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况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問自惡旨酒至勇於從令此六聖賢事可見理一分殊乎朱子曰惡旨酒育英才是事天顛養及錫類則是事親每一句皆存兩義推類可見●問頴封人之錫類申生其恭二子皆不能無失處豈能盡得孝道曰西銘本不是說孝只是說事天但推事親之心以事天耳二子就此處論之誠是如此蓋事親却未免有正不正處若天道純然則無正不正之處只是惟此心以奉事之耳●問西銘無所逃而待所申生未盡此道何故取之曰天不到得似獻公也人有妄天

則無妄若教自家死便是理合如此只得聽受之耳●問中生之不去伯奇之自流皆陷父於惡非中道也而取之與舜曾同何也曰舜之底豫贊化育也故曰功申生待烹順受而胞故曰恭曾子歸全全其所以與我者終身之仁也伯奇順令順其所以使我者一事之仁也伯奇尹吉甫之子其事不知據何書爲實自沉恐未盡信然彼所事者人也人則有妄故有陷父之失此所事者天也天豈有妄而又何陷邪西銘大率借彼以明此不可着迹論也●黄巖孫曰履霜操伯奇所作也吉甫聽後妻之言逐之伯奇編水荷而衣採楟花而食清朝履霜自傷無罪見逐乃援琴而歌曲終投河而死家語曰曾參遣妻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殺伯奇伯奇事後母至孝而後母譖之伯奇乃亡走山林說苑王國子奇事與此正同必有一誤●又按程子遺書問舜與曾子之孝優劣如何曰家語載耘瓜事雖不可信却有此義理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晳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不知人事良久而蘇欣然起進曰大

人用力毆參得無疾乎乃退援琴而歌便知體
康孔子聞而怒曾子至孝如此亦有這些失處
若是舜百事事父母只殺他不得又問如申
生待烹之事如何曰此只是恭若舜須逃也

玉女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

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爲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爲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

【朱子曰】敬天當如敬親戰戰兢兢無所不至愛天當如愛親無所不順天之生我安頓得好令

存順沒寧

我富貴崇高便如父母愛我當喜而不忘安頓得不好令我貧賤憂戚便如父母欲成就我當勞而不怨●［西山眞氏曰］禍福吉凶之來當順受其正天之福澤我者非私我也予之以爲善之資乃所以厚其責譬之事親則父母愛之喜而不忘也天之憂戚我者非戹我也將以拂亂其心志而增其所不能譬之事親則父母惡之懼而不怨也即此推之親即天也天即親也其所以事之者豈容有二哉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者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問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朱子曰二句所論甚當
舊說誤矣然以上句富貴貧賤之語例之則亦
不可太相連說今改云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
也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
人之身存則其事天也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
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夭壽不貳而脩身以
俟之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似得張子之本
意●黃巖孫曰其事親也兩也字今作者字所
謂夭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者今
作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

論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疏之等至
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
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為
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為父

以坤爲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敝萬殊而一貫則雖親踈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梏於爲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也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幼幼爲理一而必默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物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爾若無

龜山發明此意

稱物之義則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書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故愚得因其說而遂言之如此同志之士幸相與折衷焉熹既爲此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答伊川先生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先生讀之曰楊時也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二書之說先生蓋亦未之許也然龜山語録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爲二

矣日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肢百骸具於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屨足不可以納冠蓋即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此論分別異同各有歸趣大非答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所見始益精與因復表而出之以明答書之說誠有未釋然者而龜山所見蓋不終於此而已也乾道

壬辰孟冬朔旦熹謹書

龜山楊氏上程子書曰竊謂道之不明知者過之西銘之書其幾於過乎昔之問仁於孔子者多矣雖顏子仲弓之徒所以告之者不過求仁之方耳至於仁之體未嘗言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言仁之體最親無如此者然亦體用兩言之未聞如西銘之說也孔孟豈有隱哉蓋

學造天人之蘊

不敢過之以起後學之弊也且墨氏之兼愛固仁者之事也其流遂至於無父豈墨氏之罪哉孟子力攻之必歸罪於墨子者正其本也故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正謂此耳西銘發明聖人之微意至深然而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則後世有聖賢者出推本而論之未免歸罪於横渠也時竊妄意此書蓋西人共守而謹行之者欲得先生一言推明其用與西銘並行然乎體用兼明使學者免於流蕩也横渠之學造極天人之蘊非後學所能窺測然所疑如此故輒言之先生以謂如何程子日前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才一觀便爲人借去侯更子細西銘之論則未然横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先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亦前聖所未發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分殊之敝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正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

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龜山第二書曰辱示西銘微旨伏讀竟日曉然具悉如侍几席親訓誨也時昔從明道即授以西銘使讀之尋繹累日乃若有得於是始知爲學之大方固將終身佩服豈敢妄疑其失比同於墨氏前書所論西銘之書以民爲同胞長其長幼其幼以鰥寡孤獨爲兄弟之無告蓋所謂明理一也然其辭無親親之殺非明者嘿識於言意之表烏知所謂理一而分殊哉故竊恐其流遂至兼愛非謂西銘之書爲兼愛而發與墨氏同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爲而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謂推之也孔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則無所謂推矣無事乎推者理一故也理一而分殊故聖人稱物平施茲所以爲仁之至義之盡也歟何謂稱物遠近親疏各當其分所謂稱也何謂平施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平也將昔者竊意西銘之書有平施之心無稱物之義故曰言體而不及用蓋指仁義爲說也故仁之

過其敝無分無分則妨義義之過其流自私自私則害仁害仁則楊氏之爲我也妨義則墨氏之兼愛也二者其失雖殊其得罪於聖人則均矣西銘之旨隱奧難知固前聖所未發也前書所論竊謂過之者疑其辭有未達耳今得先生開諭丁寧傳之學者自當釋然無惑也●延平李氏答朱子書曰來諭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底一箇端緒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發生自然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貫通體用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推廣得甚好但又云人之所以爲人而異乎禽獸者以是而已若犬之性牛之性則不得而與焉若如此說恐有礙蓋天地中所生物本源則一雖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停息間斷者但人得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異也若謂流動發生自然之機與夫無頃刻停息間斷卽禽獸之體亦自如此若以爲此理惟人獨得之卽恐推測體認處未精於他處便見差也又云須體認到此純一不雜處方見渾然與物同體氣象一段語却無病

又云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便是義以下數句莫不由此而仁一以貫之蓋五常百行無往而非仁也此說大槩是然細推之却似不會體認得伊川所謂理一而分殊龜山云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之意蓋全在知字上用着力謝上蔡語錄云不仁便是死漢不識痛癢了仁字只是有知覺了了之體段若於此不下工夫令透徹即何因見得本源毫髮之分殊哉若於此不了了即體用不能兼舉矣此正是本源體用兼舉處人道之立正在於此仁之一字正如四德之元而仁義兩字正如立天道之陰陽立地道之柔剛皆包在此二字爾 ●

朱子問所謂仁之一字乃人之所以爲人而異乎禽獸者先生不以爲然某因以先生之言思之而得其說竊謂天地生物本乎一源人與禽獸草木之生莫不各具此理其一體之中即無絲毫欠剩其一氣之運亦無頃刻停息所謂仁也延平李氏曰有有血氣者有無血氣者更體究此處又問氣有清濁故稟有偏正惟人得其正故能知其本具此理而存之而見其爲仁物

得其偏故雖具此理而不自知而無以見其爲仁然則仁之爲仁人與物不得不同知仁之爲仁而存之人與物不得不異故伊川夫子既言理一分殊而龜山又有知其理一知其分殊之說而先生以爲全在知字上用着力恐亦是此意否曰大槩得之又問詳伊川之語推測之竊謂理一而分殊此一句言理之本然故盡在性分之內本體未發時看曰須是兼本體已發未發時看合內外爲可又問合而言之則莫非此理然其中無一物之不該便自有許多差別雖散殊錯揉不可名狀而纖毫之間同異畢顯所以理一而分殊也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此二句乃是於發用處該攝本體而言因此端緒而下工夫以推尋之處也大抵仁者正是天理流動之機以其包容和粹涵育融漾不可名貌故特謂之仁其中自然文理密察各有定體處便是義只此二字包括人道已盡義固不能出乎仁之外仁亦不離乎義之內也然則理一而分殊者乃是本然之仁義前此乃以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爲義失之遠矣曰

推測一段甚密爲得之加以涵養向患不見道也●或問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朱子曰仁只是流出來底便是仁各自成一箇物事底便是義仁只是那流行底義是合當做處仁只是發出來底及至發出來有截然不可亂處便是義且如愛其親愛兄弟愛親戚愛鄉里愛宗族推而大之以至於天下國家只是這一箇愛流出來而愛之中便有許多等差且如敬只是這一箇敬便有許多合當敬底如敬長敬賢便有許多分別●問龜山說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仁便是體義便是用否曰仁只是流出來底義是合當做底如水流動處是仁流爲江河匯爲池沼便是義如惻隱之心便是仁愛父母愛兄弟愛鄉黨愛朋友自有許多等差便是義且如敬只是一箇敬到敬君敬長敬賢便有許多般樣禮也是如此如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這箇便是禮其或七或五之不同便是義禮是理之節文義便是事之所宜處呂與叔說天命之謂性自斬而緦喪服異等而九族之情無所憾

自王公至皁隸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莫敢爭自是天性合如此且如一堂有十房父子到得父各慈其子子各孝其父而人不嫌者自是合如此也其慈其孝這便是仁各親其親各子其子這便是義這箇物事分不得流出來便是仁仁打一動義禮知便隨在這裏于不是要仁使時義卻留在後面少辭放出來使其實只是一箇道理論著界分便有許多分則

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淳熙戊申二月巳巳晦翁題

西銘總論

立心便可達天德

程子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問訂頑意極完備乃仁之體此篇只發明萬物爲一之意如何見得仁體北溪陳氏曰非指與萬物爲一處爲仁之體乃言天理流行無間爲仁之體也又問此下云實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曰見得此理渾然無間實有諸己後日用酬酢無往而非此理更有何事更何用窮高極遠

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

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若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已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養此心久則可奪舊

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
不能守也

〔朱子曰〕明道學者須先識仁一段說話極好只是說得太廣學者難入●〔北溪陳氏曰〕明道此一段說話乃地位高者之事學者取此甚遠在學者工夫只從克已復禮入爲最要此工夫徹上徹下無所不宜問物字是人物是事物曰仁者與物同體只是言其理之一爾人物與事物非判然絕異事物只自人物而出凡已與人物接方有許多事物出來若於已獨立時初無甚多事此物字皆可以包言所謂訂頑備言此體者亦只是言其理之一爾●延平李氏答朱子曰所云見語錄中有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一句即認得西銘意旨所見路脉甚正宜以是推廣求之然要見一視同仁氣象却不難須是理會分殊雖毫髮不可失方是儒者氣象

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

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乎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外立得箇意思便能道中庸矣

問游氏讀西銘曰此中庸之理也是言人物體性之所自來否北溪陳氏曰不止是言體性之所自來須兼事天節目言之皆是日用切己之實無過無不及所以謂中庸之理也○西山真氏曰昔游先生見西銘卽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明道先生稱其能求之語言之外近世學者或未諭其旨愚謂中庸綱領在性道敎三言而終篇之義無非敎人以全天命之性西銘綱領亦只在其體其性之二言而終篇反復推明亦欲人不失乾父坤母之所賦予者爲

天地克肖之子而已故游先生以爲即中庸之理也豈不信哉

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大要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道元未到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

或問伊川謂西銘原道之宗祖如何朱子曰西銘更從上面說來原道言率性之謂道西銘連天命之謂性說了●問原道上數句如何曰首句極不是定名虛位却不妨有仁之道義之道仁之德義之德故曰虛位大要未說到上頭故伊川言西銘原道之宗祖●韓子於道見其大體規模極分明但未能究其所從來而體察操履處皆不細密其排佛老亦據其所見而言之耳程先生說西銘乃原道宗祖此言可以推其深淺也●韓退之却見得又較活亦只是見得

第二層上面一層却不會見得大槩諸子之病皆是如此都只見得下面一層源頭處都不曉所以伊川說西銘是原道之宗祖蓋謂此也

問西銘如何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兩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已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西銘明理一而分殊

朱子曰西銘要句句見理一而分殊 ●西銘本不曾說理一分殊因人疑後方說此一句 ●西

銘通體是一箇理一分殊一句是一箇理一分殊只先看乾稱父三字一篇中錯綜此意●問西銘言理一處某頗見之言分殊處却未見曰有父有母有宗子家相此即分殊也●問看西銘覺得句句是理一分殊曰合下便有一箇理一分殊從頭至尾又有一箇理一分殊是逐句恁地又曰合下一箇理一分殊截作兩截只是一箇天人又問他說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如此則是三箇曰混然中處則便是一箇許多物事都在我身中更那裏去討一箇乾坤●問西銘理一而分殊曰今人只說得中間五六句理一而分殊據某看時乾稱父坤稱母直至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句句皆是理一分殊喚做乾稱坤稱便是分殊如云知化則善述其事是我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是我繼其志又如存吾順事沒吾寧也以自家父母言之生當順事之死當安寧之以天地言之生能順事而無所違拂死則安寧也此皆是分殊處逐句渾淪看便見理一當中橫截斷看便見分殊因問如先生復論云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

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看此二句足以包括西銘之統體可見得理一分殊此處分曉

曰然●西銘一篇始末皆是理一分殊以乾爲父坤爲母便是理一而分殊予茲藐焉混然中處便是分殊而理一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分殊而理一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理一而分殊逐句推之莫不皆然某於篇末亦嘗發此意乾父坤母皆是以天地之大喻一家之小乾坤是天地之大父母是一家之小大君大臣是大宗子家相是小類皆是如此推之舊嘗看此寫作旁通圖子分爲二截上下推布亦甚分明●西銘大綱是理一而分自爾殊然有二說自天地言之其中固自有分別自萬殊觀之其中又自有分別不可認是一理了只滾做一看這裏各自有等級差別且如人之一家自有等級之別所以乾則稱父坤則稱母不可棄了自家父母却把乾坤做自家父母看且如民吾同胞與自家兄弟同胞又自別龜山疑其兼愛想亦未深曉西銘之意●問西銘理一而分殊若大君宗子大臣家相與民物等皆是分殊處否

曰也是如此但這有兩種看這是一直看下更須橫截看若只恁地看怕淺了且如乾稱父坤稱母道是父母固是天氣而地質然與自家父母自是有箇親踈從這處便理一分殊了等而下之以至爲大君爲宗子爲大臣爲家相其理則一其分未嘗不殊民吾同胞同胞裏面便有理一分殊底意物吾與也吾與裏面也有理一分殊底意無不如此看見伊川說這意較多龜山便正是疑同胞吾與爲近於墨氏之兼愛不知他同胞吾與裏面便自分箇理一分殊了如公所說恁地分別分殊殊得也不多這處若不細分別直是與墨氏兼愛一般●問西銘句句是理一分殊底只是事天事親分否曰是乾稱父坤稱母只下稱字便別這箇有直說底意思有橫說底意思理一而分殊龜山說得又別一只是以民吾同胞物吾與及長長幼幼爲理一他分殊曰龜山是直說底意思否曰是然龜山只說得頭一小截伊用意則闊大統一篇言之曰何謂橫說底意思曰乾稱父坤稱母便是這箇不是即那事親底便是事天底曰橫渠只是借

那事親底來形容那事天底做箇樣子否曰是

●西銘之書橫渠先生所以示人至為深切而伊川先生又以理一而分殊者贊之言雖至約而理則無餘矣蓋乾之為父坤之為母所謂理一者也然乾坤者天下之父母也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則其分不得而不殊矣故以民為同胞物為吾與也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所謂理一者也然謂之民則非眞以為吾之同胞謂之物則非眞以為吾之同類矣此自其一身之父母者言之所謂分殊者也又况其曰同胞曰吾與曰宗子曰家相曰老曰幼曰聖曰賢曰顛連而無告則於其中間又有如是等差之殊哉但其所謂理一者貫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離耳此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理而二夫子始發明之

●問謝艮齋說西銘理一分殊在上之人當理會理一在下之人當理會分殊如此是分西銘為兩節了艮齋看得西銘錯曰然〔集覽〕謝艮齋按宋鑑謝諤新喻人幼敏慧日記千餘言為文操筆立就因榜其所居曰艮齋紹興末舉進士擢監察御史光宗登極獻十箴累遷御史

中丞尋以煥章閣學士知泉州所著有聖學淵源五卷

横渠之言不能無失若西銘一篇誰說得到此今以管窺天固是見北斗別處雖不得見不可謂不是也

或問横渠清虛一大之說又要兼清濁虛實朱子曰渠初云清虛一大爲伊川詰難乃云清兼濁虛兼實一兼二大兼小渠本要說形而上反成形而下最是於此處不分明如參兩云以參爲陽兩爲陰陽有太極陰無太極他要強索精思必得於已而其差如此又問横渠云太虛卽氣乃是指理爲虛似非形而下曰縱指理爲虛亦如何夾氣作一處問西銘所見又的當何故却於此差曰伊川云譬如以管窺天四旁雖不見而其見處甚分明渠他處見錯獨於西銘見得

【異覽】以管窺天　漢書東方朔傳以管窺天以蠡測海注窺小見也

子厚養浩然之氣

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西銘言弘之道觀張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和靖尹氏曰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道夫問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如何朱子曰也是敎他自就切己處思量自看平時箇是不是未便把那書與之讀耳又問如此則末後以此二書併授之還是以尹子已得此意還是以二書互相發故曰他好把西銘與學者讀也是敎他知天地間有箇道理恁地開濶●尹和靖從伊川半年後方得見西銘大學不知那半年是在做甚麼想見只是且敎他聽說話○曾光祖云也是初入其門未知次第驟時與他看未得曰豈不是如此

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爲人自小了若能自處以天地之心爲心便是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顏

子克己便是能盡此道

龜山楊氏曰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西銘會古人用心要處爲文正如杜順作法界觀様

西銘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朱子曰西銘前一段如棊盤後一段如人下棊

〔勉齋黃氏曰〕嘗記師說西銘自乾稱處以下至顛連無告如棊局子之翼也以下如人下棊未曉其意後因思之方知其然乾父坤母至混然中處此四句是綱領言天地人之父母人天地之子也天地之塞帥爲吾之體性言吾所以爲天地之子之實民吾同胞至顛連無告言民物並生天地之間則皆天地之子而吾之兄弟黨與特有差等之殊吾既爲天地之子則必當全

吾體養吾性愛敬吾兄弟黨與然後可以爲孝子不然則謂之悖逆之子于時保之以下即言人子盡孝之道以明人之所以事天之道所以全吾體養吾性愛敬吾兄弟黨與之道盡於此矣

西銘一篇首三句似人破義題天地之帥之塞兩句恰似做原題乃一篇緊要處民吾同胞至顛連而無告者也乃統論如此于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

西銘有箇直劈下底道理又有箇橫截斷底道理

勉齋黃氏曰竊意當時語意似謂每句直下而觀之事天事親之理皆在焉全篇中斷而觀之則上專是事天下專是事親各有攸屬

問西銘仁孝之理曰他不是說孝是將這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

〔朱子〕曰道理只是一箇道理中間句句段段只說事親事天●問西銘只是言仁孝繼志述事曰是以父母比乾坤主意不是說孝只是以人所易見者明其所難曉耳●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只是譬喻出來下面一句事親一句事天如匪懈無忝是事親不愧屋漏存心養性是事天下面說事親兼常變而言如曾子是常舜伯奇之徒皆是變此在人事言者如此天道則不然直是順之無有不合者●〔孫子融〕曰先生曰事親是事天底樣子只此一句說盡西銘之意矣

西銘之書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

慊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爲充得盡時便是聖
人恐非專爲始學者一時所見而發也
橫渠之意直借此以明彼以見天地之間隨大隨小
此理未嘗不同耳其言則固爲學者而設若大賢
以上又豈須說耶伊川嘗言若是聖人則乾坤二
卦亦不消得正謂此也
所論西銘名虛而理實此語甚善名雖假借然其理
則未嘗有少異也若本無此理則又如之何而可
強假耶
橫渠西銘初看有許多節却似欲充其量是甚麼樣

其大合下便有箇乾健坤順意思自家身已便如此形體便是這箇物事性便是這箇物事同胞是如此吾與是如此主腦便是如此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又是做工夫處後面節節如此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其品節次第又如此橫渠說這般話體用兼備豈似他人只說得一邊問自其節目言之便是各正性命充其量而言之便是流行不息曰然

又語林䕫孫曰公既久在此可將一件文字與衆人共理會䕫孫請所看文字曰且將西銘看及看畢

夔孫依先生所解說過先生曰而今解得分曉了便易看【集覽】林夔孫按宋鑑林夔孫福州府古田人幼穎悟及壯從朱文公遊博治群書隱居不仕與同邑余偶程若中爲心友所著有蒙谷集書本義等書

【南軒張氏曰】西銘謂以乾爲父坤爲母有生之類無不皆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是則然矣然即其理一之中乾則爲父坤則爲母民則爲同胞物則爲吾與若此之類分固未嘗不具焉龜山所謂用未嘗離體者蓋有見於此也似更須說破耳

仁義之道相須

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銘之作唯患夫勝私之流也故推明理之一以示人理則一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夫理一乃見其分之殊明其分殊則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無敝矣此仁義之道所以常相須也學者存此意涵泳體察求仁之要也

天地位而萬物散殊其親踈皆有一定之勢然不知理一則私意將勝而其流敝將至於不相管攝而害夫仁故西銘因其分之立而明其理之本一所謂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雖推其理之一而其

儒者之道仁至義盡

分森然者自不可亂義蓋所以存也大抵儒者之道爲仁之至義之盡者仁立則義存義精而後仁之體爲無敝也

如以民爲同胞謂尊高年爲老其老慈孤弱爲幼其幼是推其理一而其分殊固自在也故曰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若龜山以無事乎推爲理一且引聖人老者安之少者懷之爲說恐未知西銘推理一之指也

雙峯饒氏曰西銘一書規模宏大而條理精密有非片言之所能盡然其大指不過中分爲兩節前一

節明人爲天地之子後一節言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何謂人爲天地之子蓋人受天地之氣以生而有是性猶子受父母之氣以生而有是身父母之氣卽天地之氣也分而言之人各一父母也合而言之舉天下同一父母也人知父母之爲父母而不知天地之爲大父母故以人而視天地常漠然與已如不相關人於天地旣漠然如不相關則其所存所發宜乎無適而非已私而欲其順天理遏人欲以全天地賦予之本然亦難矣此西銘之作所以首因人之良知而推廣之言天以至

健而始萬物則父之道也地以至順而成萬物則母之道也吾以藐然之身生於其間稟天地之氣以爲形而懷天地之理以爲性豈非子之道乎其下繼之以民吾同胞物吾黨與而同胞之中復推其大君者爲宗子大臣者爲宗子之家相高年者爲兄孤弱者爲弟聖者爲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賢者爲兄弟之秀出乎等夷疲癃殘疾惸獨鰥寡者爲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則皆所以著夫並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雖有貴賤貧富長幼賢愚之不齊而均之爲天地之子也知並生天地之間

而與我同類者均之爲天地之子則天地爲吾之父母也豈不昭昭矣乎故曰前一節明人爲天地之子何謂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蓋子受父母之氣以生則子之身卽父母之身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則人之性亦卽天地之性子之身卽父母之身故事親者不可不知所以保愛其身人之性卽天地之性則事天者亦豈可不知所以保養其性耶此西銘之作所以既明人爲天地之子而復因事親之孝以明事天之道也樂天者不思不勉而順行乎此性猶人子愛親之純而能愛其身者

也畏天者戰戰兢兢以保持乎此性猶人子敬親之至而能敬其身者也若夫徇私以違乎理縱欲以害其仁無能改於氣稟之惡而復增益之則是反此性而爲天地悖德賊親不才之子矣盡此性而能踐其形者其惟天地克肖之子乎窮神知化樂天踐形者之事也存心養性而不愧屋漏畏天以求踐乎形者之事也以此修身則爲顧養以此及人則爲錫類以此處常而盡其道則爲底豫爲歸全以此處變而不失其道則爲待烹爲順令愛惡逆順處之若一生順死安兩無所憾事親而至

於是則可以爲孝子事天而至於是豈不可以爲仁人乎故曰後一節言人之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此篇之指大略如此朱夫子所謂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亦此意也嗚呼繼志述事孝子之所以事親也存心養性君子之所以事天也事親事天雖若兩事然事親者卽所以爲事天之推而善事天者乃所以爲善事其親者也

臨川吳氏曰天地者吾之父母也父母者吾之天地也天卽父父卽天地卽母母卽地人事天地當如

事父母子事父母當如事天地保者持守此理而不敢違賢人也樂者從容順理而自然中聖人也蓋是理卽天地之理而天地卽吾之父母也持守而不敢違吾父母之理非子之翼敬者乎從容而自然順吾父母之理非孝之極純者乎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天理者父母所以與我者也而乃違之是不愛其親也賊仁者謂之賊仁者父母所以與我之心德也而乃害之是戕其親也世濟其惡增其惡名則是父母之不才子矣若能踐其所以得五行秀爲萬物靈者之形則是與天

地相似而克肖乎父母矣知者聖人踐形惟肖有以默契乎是理非但聞見之知也化則天地化育之事乾道變化發育萬物各正性命者知得天地化育之事則吾亦能爲天地之事是善述吾父母所爲之事矣窮者聖人窮理盡性有以究極乎是理而知之無不盡也神則天地神妙之心純天之命至誠無息於穆不已者窮得天地神妙之心則吾亦能心天地之心是善繼吾父母所存之志矣此造聖之終事踐形惟肖者之盛德所謂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不愧屋漏者已私克盡心自然存

性得其養雖於屋漏之奧尚無愧怍之事夫其無愧於天則是無忝辱所生之父母也存心養性者用力克己惕然惟恐有愧於天操而不舍其主於身之心順而不害其具於心之理存心養性所以事天夫其不怠於存養此天理則是不懈怠於事父母也此作聖之始事學踐形惟肖者之工夫所謂于時保之子之翼也然知化者必能窮神窮神然後能知化不愧屋漏者必能存心養性存心養性然後能不愧屋漏善述事者必能繼志善繼志者然後能述事無忝者必能匪懈匪懈然後能無

忝存心養性然後有以不愧屋漏不愧屋漏然後可以至於窮神窮神然後有以知化匪懈然後有以無忝無忝然後可以至於善繼志善繼志者然後可以善述事也

性理大方書卷之五

正蒙一蒙者蒙昧未明之謂正者訂正之也

門人范育序曰張夫子之為此書也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未言蓋道一而已語上極乎高明語下涉乎形器語大至於無間語小入于無朕一有窒而不通則于理為妄正蒙之言高者抑之卑者舉之虛者實之礙者通之衆者一之合者散之要之立乎大中至正之矩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明鬼神之所以幽風雲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物理以辨人倫以正造端者微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廣本末上下貫乎一道過乎此者淫遁之狂言也不及乎此者邪詖之卑說也推而放諸有形而准推而放諸無形而准推而放諸至動而准推而放諸至靜而准無不包矣無不盡矣無大可過矣無細可遺矣言若是乎其極矣道若是乎其至矣聖人復起無有間乎斯言矣●門人蘇昞序曰先生著正蒙書數萬言一日從容請

曰敢以區別成誦何如先生曰吾之作是書也譬之枯株根本枝葉莫不悉備充榮之者其在人功而已又如晬盤示兒百物具在顧取者如何爾于是輒就其編會歸義例略效論語孟子篇次章句以類相從爲十七篇●呂汲公曰先生云此書吾積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合于前聖與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廣之則有待于學者正如老木一株枝別固多所少者潤澤華葉爾●程子曰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子厚以清虛一大名天道是以器言非形而上者●橫渠立清虛一大爲萬物之源恐未安須兼清濁虛實乃可言神道體物不遺不應有方所●龜山楊氏曰正蒙之書關中學者尊信之與論語等其徒未甞輕以示人蓋恐未信者不惟無益徒增其鄙慢爾如西銘一篇伊川謂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皆前聖所未發也詳味之乃見其用意之深性命之說雖楊雄猶未能造其藩籬況他人乎而世儒易言之多見其妄也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以孔子之聖猶待五十而後知則所知蓋有未易言者非止如

世儒之說也學者當求之聖人不當徒爲空言而已●五峯胡氏曰先生極天地陰陽之本窮神化一天人所以息邪說而正人心故自號其書曰正蒙其志大其慮深且遠矣●朱子曰横渠作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其勇如此故其書規模廣大欲盡窮萬物之理●正蒙精深難窺測要其本原則不出六經語孟且熟讀語孟以程門諸公之說求之涵泳其間當自有得然後此等文字可循次而及方見好處如今不須雜博却不濟事無收拾也若果于此有味則世間一種無緊要文字皆是妄言綺語自無工夫看得矣●正蒙所論道体覺得源頭有未是處故伊川云過處乃在正蒙答書之中云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蓋横渠却只是一向苦思求將向前去却欠涵泳以待其義理自形見處如云由氣化有道之名說得是好終是生受辛苦聖賢便不如此說試教明道說便不同如以大虛太和爲道体却只是說得形而下者皆是發而皆中節之謂和處●正蒙說道体處如太和太虛虛空云者止是說氣說聚散處其流乃是

箇大輪廻盖其思慮攷索所致非性分自然之知若語道理惟是周子說無極而太極最好如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亦說得有理曰氣化有道之名如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然使明道形容此理必不如此說伊川所謂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以淸虛一大爲萬物之原有未安等語槩可見矣 ●黄瑞節曰朱子掇取周子張子程子之書爲近思錄凡六百一十二條自正蒙來者二十六條又于正蒙中表章西銘自爲一書嘗述靜春劉氏之說曰宋有四篇文字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是也二序伊川程子之筆云耳

太和篇第一

此篇推明太和之氣陰陽運化人物賦受皆是物也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

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爲氣淸通而不可象爲神不如野馬絪縕不足謂之太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朱子曰此以太和狀道體與發而中節之和無異

●【集釋】太和者理無外逆事無乖戾通天下之達道故曰太和浮沉者理之隱顯升降者情之出入動靜者心之舉止相感浮沉三者或形于彼則感于此道中所涵之性情也勝負者氣之盈虛屈伸者時之消長皆陰陽相盪而成者也絪縕交密之狀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言氣化者也性若所謂理在氣之先也始端也幾微易簡道之入於至小而無內天下莫能破也廣大堅固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天下莫能載也究畢竟也終也乾則直而易知坤則簡而易能散殊分析而殊異也淸通淸明而通達也野馬莊子所云田間之氣也此正

蒙之首篇朱子所謂張子以太和狀道體也與中庸發而中節之和無異蓋謂天之道無悖逆乖戾極其和而暢所謂太和者也其中涵蓄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理乃生二氣摩盪勝負屈伸之端勝負若日月之盈虧屈伸若寒暑之來往是即所謂道爲天地萬物之祖道生天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是性爲理而始爲氣矣故其來之始則甚細密而剛直究其歸也則又廣大而悠久乾始爲之主牢萬物即其所知便能生物而無遺者故爲乾之道故順于乾而不相忤至簡而成物者故爲坤之德及其敷于萬彙凡可象者爲氣之所成而全爲人偏而爲物着皆可謂之氣至于清明在中通達無間不可見其象而無物不有無時不然神妙莫測者乃謂之神使是道也非細微皆有充塞無間不如田間之野馬絪縕交密上下東西飛揚無息豈足謂之太和哉必其或動而復靜靜而復動或屈而伸或伸而屈循還無始上下之間乃可以名太和之道也故語之學者必知此見此而可爲之知道見易也苟不如是雖有周公之才美且智皆不謂之道又何足稱於世哉夫升降屈伸氣也

所以然者道也道不難乎氣之中而實不難乎氣者張子事於高遠故言之如此學者其致思於中庸不睹不聞莫見莫顯之地明乎周子無極太極二氣五行成男成女之間盡知理之所在氣之流行有逝者如斯之嘆不流於虛無寂滅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故知乾坤易簡之道則易見矣●〔補註〕太和即太虛陰陽冲和之氣也一陰一陽所以運行者則謂之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言其體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是言其用絪縕交盪其勢若有不能自巳者而勝負屈伸皆自此始其初來也幾微易簡其究極也廣大堅固此以其流行者言也知猶主也效呈也法謂造化之詳密而易見者起知於上便能始物而無所難爲乾效法於下皆從乎陽而不自作爲坤此以其生物者言也散爲萬殊有象可見爲氣即所謂生物者也清明通達無象可見爲神即所謂流行者也野馬謂天地間氣其絪縕交寄如野馬馳也道謂天道易謂周易所以論天道者也苟不知此道不見此易雖有周公才美不過虛能技藝之美奚足以稱其智哉悉謂正蒙以太虛爲氣之體

其理謂之神又謂之性所以狀道之體太和爲氣之用其理謂之化又謂之命所以狀道之用朱子以太虛太和皆爲道體又謂是形而下者恐非張子之本意●(集解)野馬見莊子喻氣之浮沉升降如野馬之飛騰而無羈絡往來不息也

客形客感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朱子曰)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未免分截作兩段事聖人不如此說只說形而上形而下而已

(集釋)太虛無形猶言太極本無極也然太虛亦指道而言本體者主也內也客形者賓也外也盡性者踐形之聖人也夫太虛在上至空而明冲漠無朕者也理之所生氣由出焉何嘗有形狀之可見也至於氣之或聚或散爲鬼爲神爲生爲死爲盛爲衰爲成爲敗皆變化之客形使然乎是性則大

虛而情則變化耳惟其太虛則至靜無爲乃吾性之本源所謂寂然不動者也至于外物所交凡有知識者一或觸乎吾前而吾不能不應之所謂感而遂通者也此非物交物而我外應之耶以本體爲內不可不致其養以客感爲外不敢不謹其防若是則外之所感者有感有形內之所主者無感無形性盡性踐形之聖人然後能一之一一之則內不失所守外不離於正混然爲吾之所有一一之而非二矣則太虛者全於我應變無窮豈空寂者之比哉但張子以本體客形分之則爲二塗與一本萬殊者若倍蓰故朱子曰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未免分截作兩段事聖人不如此說只說形而上形而下而已以愚論之張子謂太和者是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故有動靜屈伸之說語太虛者是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故有無感無形之說千載之下惟張子能契中庸之旨也夫然終不及周子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之說也雖然太虛在天則皇矣上帝赫赫在上是也客感客形則萬物化生是也在人則吾心之理至靜無爲者也客感客形應事接物是也學者宜致思焉○補註太虛無

形即氣之本體在人至靜無感即性之洞源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人本也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是氣之流行在人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是性之發見道之用也一人本之所以萬殊也體用一原隱顯無間惟窮理盡性之人能一之也說者皆謂張子曰太虛爲太極不知張子言太虛無形氣之本體猶周子所謂陰靜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猶周子所謂陽動而其所以神化之妙是太極也若張子果如說者以太虛爲太極何後篇又言太及耶又謂橫渠太虛之說本是說無極其說近是蓋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言無極之中陰陽未分而有太極之理至動極而靜靜極復動分陰分陽方見太極之妙太極本無極也正如張子言太虛無形之中有神化之理至其聚其散方見神化之妙神化本無形也○[集解]客感所以上是明理不雜於氣客感以下是明理又不雜於氣道雖無形然所以爲形之理實無不具由此而發焉則成形矣是形實道之所爲也故言道之用者不外乎形性之淵源道雖無感然所以爲感之理實無不具由是而發焉則爲感感矣是感實性之所爲也故言性

之用者不外乎感張子慮人以形言道指感爲性則失其本原也故曰道本太虛而無形形之聚散但因變化而成循客之自外至非道之本有是形也性之淵源本至靜而無感感之知識但因交於物而生亦循客之自外至非性本有是感也然要其及則道惟有形之理也故能成形性惟有感之理也故能有感否則形感道性本不相關道爲虛無則其性如死灰矣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爲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爲有象不失吾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反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

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集釋]聚散者春夏則聚秋冬則散也攻取者或火尅金或水勝火也順不妄者氣爲春也則生生之理順之而出氣爲秋也則收斂之理順之而成累係累於私也寂滅者佛氏之徒徇生者老氏之類夫天地之氣生而聚死而散制而攻克而取乎萬類也然氣中之理順適而無爲當聚而聚當散而散當攻而攻當取而取何嘗逆害而虛假哉其氣之爲物散入無形一虛靈者耳乃適得吾氣之本體氣本虛而無迹者也一聚出焉則有物有象又順適不妄而不失吾道之常春必行春夏必行夏又何嘗少變哉是以太虛爲天不能無氣之流行又不能不成聚而爲萬物人得全之氣以爲人物得偏之氣以爲物究其歸也則萬物又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如人死者魂升于太空之間木落者葉入於飛塵之表此皆散而爲太虛者乎然散之者消化于無之說亦非復散爲太虛之氣也虛與氣二者循環以出以入由虛生而爲物自物散而爲虛亦非有心如是皆不能不然者也衆人惷惷而不知

其故惟聖人獨盡道於其間心本虗靜物來能接
事至能應及其過也終也湛然寂然所謂定之以
仁義而主靜也故能兼體天地聚散之道動靜之
机而終不係累於物者存其神妙不則亦云至矣
是非感靈顯赫以爲神不過顯諸仁藏諸用而已
故言其動也而又能靜言其靜也而又能動神化
無方妙用不測豈不至極矣乎彼佛老之類事寂
滅者長往不返入於虗空之迷途不知君父之大
道徇其長生執爲所有者局于一物欲至神仙之
域而不悟生死之常不識變化之道皆不足取者
也豈知靜而有動聚而有散之理然乎以佛視老
全歸于無以老視佛則近乎有固有間矣而咸過
乎中豈能若聖人之盡道而兼體者乎此合虗與
氣有性之名聖人則能盡性也●補註若謂氣也
蓋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之殊其理則順而不妄
其理即道也散入無形即氣之本體故曰適得吾
體聚爲有象即變化之客形故曰不識吾常夫空
虗停毒之表既有此氣不能不凝聚而生萬物此
皆自無而有也萬物不能常聚又復消散而爲太
虗此自有而復歸於無也一聚一散一出一入是

皆不得已而然也聖人盡天地之道故物來則應
過而不有一陰陽聚散之机是皆無體陰陽之理
而又不累於陰陽之氣仁之至智之盡也豈不存
神之至哉彼佛氏之寂滅老氏之徇生執有以言
乎失道均矣奚足以知此哉●【集解】聚散攻取氣
之爲也雖百塗而不同然皆是理之所主也故曰
順而不妄理固順也散則無形以氣之本體言言
氣之爲物其本體固散入於無形也但其遊氣紛
擾絪緼凝結偶得吾體遂聚爲有象耳然其本體
之常所以太虛而無形者亦未嘗因有象而失也
蓋理氣未嘗相離而亦不相離主氣以成形則理
寓於形之中而實亦未嘗有形可見也朱子曰當
離合看此之謂也太虛寓於氣以生物不可謂道
爲無也寓於物者復離物而爲無又不可謂道爲
有也蓋無者其體有者其用體用相資有無相因
寓於物而不離於物也故能聚能散是所謂神也
聖人盡道於天地之間能體太極之無故方其靜
也寂然不動能體太虛之有故事之來也又能感
而遂通而不偏於徇生執有而爲有所累亦不偏
於寂滅而爲無所累也有無相須則是其心廓天

合存神其可謂極至矣彼語寂滅與徇生執有者何足言哉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

【釋解】吾之體理主氣以凝者也吾體雖散然其所以凝結是體者之氣固自在於太虛也體者已凝之氣氣者不凝之體均是物也但有聚散之異耳故曰聚亦吾體散亦吾體死之不亡者但謂吾得是太虛之理以成形形既散則氣復歸於太虛是太虛之理初爲吾所得者今還在太虛固不爲吾體之散而遂滅也知此則是其能合有無隱顯爲一而不涉於有矣故可與言性性即太虛之道也不亡者即此道也非謂吾死猶有精靈不亡如佛氏所云也此等處皆須精別蓋以其強求力索所得故言有此未甞者耳

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謂

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說此道不明正由懵者略知體虛空爲性不知本天道爲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爲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躐等妄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語天道性命者不罔於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於無爲窮高極微之論

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誠而陷於淫矣

集覽隱顯理之微著者顯諸仁藏諸用之類有無幾之動靜者無思無為無也感而遂通有也妙用不測之謂神成變無窮之謂化人物所得徙順之理謂之性天地所賦人物之理氣謂之命然惟聖人則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所從來即太虛之道也有生於無老子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有生於無也山河大地為見病之說佛氏以山河大地生生所見之形為可病患者以寂滅無形為無係累者是欲萬象歸於無世豈有此理哉一陰一陽易所言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所謂道也陰陽一道一陰而又一陽乃謂之道也範圍天地者範如鑄金之有模範匡郭也天地之化無窮然有太過不及聖人為之範圍不使過于中道而裁成之通乎晝夜兼幽明死生鬼神之情狀也三極大中之矩兼天地人之至理三才各一太極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參天地贊化育此三極大中之矩也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能主之大虛空本氣也既

云太虛則雖爲氣而實理之所寓既能知之則有無隱顯之間神化性命之妙皆通於一而無二則道矣蓋有無者道之本原隱顯者道之大用神化者道之妙性命者道之微一而無二者是以顧視聚出之有形散入之無形推本所從來何以若是必有道爲之所以然則知神無方易無體不可窮測而深於易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者無窮之名器者有限之物體用懸絕入於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有無混一之常蓋無而無極有而太極太極又本於無極又含太極之道也有生於無是無爲本根有爲枝葉豈通一無二之道乎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自物虛自虛不能相資而成矣不知虛者氣之所由出物者氣之所成本爲一貫者也若以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則萬象之形自形太虛之性自性人形性天俱不相待而有者矣如此則陷於浮屠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說物皆歸於無性亦寂滅矣又豈通一無二有無混一之道哉比道之不明皆由憒昏者畧知體虛空之寂然不動若爲性不知本天道之感而遂通者爲用也皆反以已見之小因緣天地之

人乃見其各滯於一隅惟其智明不極窮理之功是以誣說世界乾坤爲幻化幽明之道不能舉其至要遂躐等而進妄意而行不能自有而無由靜而動自淺近而深遠不悟太虛太易之旨得夫陰陽之理範圍天地之化通乎晝夜幽明人鬼之道三極大中之矩以爲聖人窮理盡性至命之學也遂使吾儒之正其與老莊佛氏之異端混爲一途凡語天道性命者不罔於恍恍惚惚其中有物之境則陷於如幻如夢無是有非之間去以君臣父子夫婦之倫爲離塵絕俗出家之說又定以天下之物皆有生于無爲窮高極遠之論原其入德之始皆不知擇術而求之人致然乎是以遠於聖賢陷於佛老梁武由之喪身唐德由之召乱多見其皆遮蔽於偏詖而沉溺於淫蕩也此深辨陰陽之道而分吾儒老佛之殊途學者可不擇哉

○補註晝夜則該幽明死生人鬼之理於其中三極云陰陽剛柔仁義之理廣大中至正之極而爲天地萬物所取法故曰矩也矩即易道自也大抵張子本意謂太虛即氣而人乃氣之所生性即太虛之理今欲一切棄之而以虛空爲性是何理也與末篇無

欲直語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意同

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緼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歟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淸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爲風雨爲雪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敎也

朱子曰坱然太虛此張子所謂虛空即氣也蓋天在四畔地居其中減得一尺地遂有一尺氣但人不見耳此是未成形者及至浮而上降而下則已成形者若融結糟粕煨燼即是氣之査滓要之皆是示人以理○升降飛揚所以生人物者未嘗止息但人不見耳○問言機言始莫是說理否曰此本只是說氣理自在其中一動一靜便是机處○問始字之義如何曰始是如生物底母子相似萬

物都從這裏面出去升降飛揚便合這虛實動靜
兩句所以虛實動靜陰陽剛柔者便是這升降飛
揚者爲之非兩般也○無非敎也敎便是說理禮
記中天道至敎聖人至德與孔子予欲無言天地
與聖人都一般精底都從粗底上發見道理都從
氣上流行雖至粗底物無非是道理發見天地與
聖人皆然此等言語都是經煆煉底語須熟念細
看○集釋坱務昧貌塵埃也氣之充滿也若塵之
飛揚無際孰以之哉氣也生物以息相吹出莊子
逍遙篇氣之上下曰升降氣行四方曰飛揚然尊
以氣言虛實動靜陰陽剛柔蓋以理言質言流形
融結其大者糟粕煨燼其小者大抵天地陰陽之
氣絪絪縕縕在乎上下冲動如滾湯鍋相似滾來
滾去蒸得許多物出來二氣滾來滾去也生出許
多物來朱子有言升降飛揚所以生人物者未嘗
止息正此之謂夫陰陽二氣坱然於太虛之中或
陰升陽降或陽降陰升飛飛揚揚生人物皆未嘗
止息蓋無須臾頃刻之或停也易所謂絪絪縕縕
萬物化醇莊子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者歟
此天道之一虛一實一動一靜機括自此而出一

陰一陽一剛一柔朕兆自此而萌浮而上者陽氣之清降而下者陰氣之濁雖升降也感遇于春夏而爲風雨則其散也感遇于秋冬而爲霜雪則其聚也以至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之小無非上天因氣之發見而示教以理乎○補註陰陽二氣块然於太空之間氣块然太虛語其體也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是其用也蓋升降者陰陽之兩端此虛實動靜之機若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是也飛揚游氣之紛擾此陰陽剛柔之始若感遇聚結爲風雨爲雪霜萬品之流行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者是也葉氏曰块然盛大氤氳之義块然太虛周流上下亘古窮今未嘗止息者元氣也虛實動靜妙用由是而形故曰機陰陽剛柔定體由是而立故曰始判而爲上下清濁合而爲風雨霜雪凝而爲人物山川之形質散而爲糟粕煨燼之查滓消長萬變生生不窮皆道體之流行故曰至教也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

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覩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

或問朱子曰離明何謂也曰此說似難曉有作日光說有作目說看來只是氣聚則目得而見不聚則不得而見易所謂離爲目是也○形之時其幽之因已在此不形之際其明之故已在此聚者散之因散者聚之故○集釋離目也客字猶說有字法象易所謂法象莫大乎天地而物法象之者也是以天地所示之物皆有象焉朱子曰離明只是氣聚則目可得而見不聚則不可得而見易所謂離爲目是也形之時其幽之因已在此不形之時其明之故已在此聚者散之因散者聚之故夫氣

之聚而形存故目之明可以施而見氣之散而形
亡則目可得見乎氣聚形成安得不謂之客有之
者自外來也散而無形不久則聚安得遽謂之無
是以古之聖人仰以觀乎天文俯以察乎地理但
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也理寓乎氣之
中氣行乎理之表尚可以有無盡之哉且盈天
地之間者皆可法之象其文章條理其密察也非
目豈能睹哉方其形之聚而顯也可知其幽之因
已有基于此不形而隱也又有以知明之故亦已
萌乎其間豈有無断絶者之可比擬哉○補註云
察字不同下察是天文地理上下昭著盈天地間
之法象皆太虛神化之所爲猶盈天地間之制作
皆聖人道德之所爲也觀聖人則知天地矣餘見
朱子本註○集觧氣不常聚聚必有散如客之不
常在此暫來而即去也故曰客散則形之散而已
然其所以爲形之氣則還在太虛氣之所在理即
在焉固未嘗因吾形之散
而遂泯也故不可謂之無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知太虛即氣則無

聖人語性天道之極

無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集釋]氷凝者若氣之聚氷釋者若氣之散太虛之氣猶氷也氣本無形聚而後有散散則無可見本無者是太虛之氣無無也三人相雜曰參伍人相雜曰伍參有參錯之象伍有十五之合易曰參植以變參者三數之伍若五數之所以通其變又曰彌綸天地之道參三才而兩之即此之謂也夫氣聚散于太虛之中猶氷凝釋于衆水之上氣之聚猶氷之凝氣之散猶氷之釋太虛即氣之充塞不局於形迹是以無而無者也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致盡於參伍之神妙不過以剛柔相雜八卦相盪每每變易而已諸子莊荀老佛之徒所見淺近虛妄遂有專於有一於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窮理者仰觀天文俯察地理是以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是以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以知鬼神之情狀凡幽明死生鬼神皆陰陽之變天地之道聖人之事也學者則自格物致知之始以極盡性至命之妙

乎●【補註】太虛之氣聚則爲萬物萬物散而復爲太虛豈不尤氷之凝釋於水哉參伍出易大傳本義參者三數之也伍者五數之也皆揲蓍求卦之事蓋太虛即氣本非二物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不過盡於參伍之神陰陽變易以成爻卦無非命天道而性即在其中故不可有有無之分也●【蔡虛齋】氷之凝者水之結也釋則復爲水水與氷未嘗相離太虛理也理寓於氣氣聚而成物即此理而別爲一物尤氷不能外水而自爲一物也此只是明理氣合之一意言氣之聚散即太虛之所爲則太虛非離氣而入於渺茫者矣故知此則無無蓋不以無視太虛之理也氣之往來升降爲參伍即交易是也陰變爲陽陽變爲陰參伍錯綜往來推遷而不已是之謂變易雖各一其氣也莫不有理寓其間兩在而不可測所謂神也是神即在參伍之間故曰參伍之神尤言陰陽變易之理也

太虛爲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爲濁濁則礙礙則形

朱子曰神氣相極周而無餘謂氣外有神神外有
氣是兩之也清者為神濁者何獨非神乎○問太
虛之說本是說無極却是說得無字朱子曰無極
是該貫虛實清濁而言無極字落在中間太虛字
落在一邊了便是難說聖人熟了說出便恁地平
正而今把意思去形容他却有時偏了明道說氣
外無神神外無氣謂清者為神則濁者非神乎後
來亦有人與橫渠說橫渠却云清者可以該濁虛
者可以該實却不知形而上者還他是理形而下
者還他是氣既說是虛便是與實對了既說是清
便是與濁對了●纂釋或問太虛之說本是說太
極却是說得無字張子之意蓋謂太虛是氣之清
清則無涉礙所以為神神則無方不清則反為濁
濁則滯礙以凝則成形象為愚人為雜物不及聖
人之神也如是則理多外戾氣亦昏妄不為甚濁
者乎蓋以神為清是言氣之精純者以形為濁是
言氣之查滓者神可為清不可為濁矣豈知太虛
之氣乃含清濁者乎理則有昏明而無清濁也故
聖賢則清明在躬窮理盡性愚柔者則變其異而
反其同者焉●補註太虛為清清則無礙是陰陽

兩端循環不已者也反清爲濁濁則礙是滓氣紛擾合而成質者也盖反與爲氣之查滓神化之糟粕故濁本註程子謂氣外有神神外有氣是兩之也又言清者爲神濁者何獨非神乎則是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豈張子之意哉

風行而声聞具達

凡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故聚而有間則風行而聲聞具達清之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與

集釋此曰凡氣殆不專指太虛言之故下遂言聚而有間則風行通而聲聞具達此清之驗以其通也不行而至此通之極以其神也盖以發明前言太虛爲清以下之意耳有解風行爲不疾而速撫指太虛之氣爲言後又解爲凡人之氣者皆有未通或謂凡人物與天地太虛一體也其氣之清者無所滯礙莫不通達如野馬之相吹大鵬之扶搖無所不至也其昏濁者則壅遏而不能通矣清之極者則虛靈不昧妙用無窮所以爲神及其氣之聚而必有間也則散而風氣流行聲聞具達在天地則八風以宣在

由太虛有天之名

聖人則四方風動豈非親之驗於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豈非通之極歟凡天地之間不違者因于不清不至者因于不通也清且通者天地之妙用聖人之神化乎視前說稍爲近理錄之以備參考愚謂亦不然也惟熟玩當自得之○【集解】昏則重濁之氣如王石之類是也解而動故曰壅閒礙也陽氣寓陰凝結於內閒隔而不得入則是陽氣與陰氣聚而有閒也故周旋不舍而爲風聲聞且達于遠邇此蓋由其氣之清故其行之通如此故曰清之驗風聲之清者也清之驗通也通之極神也此率風一端以爲清通之證然氣之清者不獨風爲然孝者當自擴充之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朱子曰本只是一箇太虛漸細分得密爾且太虛便是四者之總体而不離乎四者而言由氣化有道之名氣化是陰陽造化寒暑晝夜雨露霜雪山川木石金水火土皆是只此便是太虛但雜却氣

化說雖離氣化說而實不離乎太虛未說到人物各且當然之理處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道理便隨在裏面無此氣則道理無安頓處如水中月須是有此水方映得月心之知覺又是那氣之虛靈底聰明視聽作爲運用皆是有這知覺方運用得這道理所以張子說人能弘道是心能盡性非道弘人是性不知檢其心邵子說心者性之郭郭此等語皆秦漢以下人道不到●由太虛有天之名都是箇自然底由氣化有道之名是虛底物在實上見無形底因有形而見氣有形而虛無迹以有形之氣具無迹之理故謂之性也●由太虛有天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是天命之謂性管此兩句由氣化有道之名是率性之謂道管此一句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又是天命之謂性這下管此一句●潛室陳氏曰四者本是一理但所由之名異耳從太虛上看則謂之天天爲太極是也從氣上看則謂之道一陰一陽之道是也從虛與氣合上看則謂之性天命之性是也從性與知覺合上看知覺是血氣動物則謂之心其實一理爾●集解由從也天與道在天者也性與心在人

物者也大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理亦
賦焉此由天有道之名道即理也由是人各得其
健順五常之德以爲性此有性之名也心則雖同
乎物而猶重乎人也性者心之理知覺者心之氣
●愚謂此一章張子之斈大有得處一生工夫在
此惟有心故當盡心而存心惟有性故當知性而
養性有天故當知天以事天太虛氣化性道心之
名太虛天也一理俱包其中混然一物但可名天
耳既曰天則有主宰乃道也理也故虛歸之天氣
化氣也陰陽造化寒暑晝夜雨露雪霜山川木石
金水火土是也性兼人物而言合虛與氣者虛即
理仁義禮智之德也氣即氣也善惡吉凶得失悔
吝之類性而含情者也道理也未着人物上浮沉
升降動靜清濁聚散勝負屈伸出入虛實剛柔皆
陰陽之理存乎其間然孰主之爲陽而陰孰主之
爲陰而陽人爲人物爲物之故此即道也太和之
所自也心氣之虛靈之郛郭人物血氣之動有知
有覺其理氣化有道道即虛也合虛與氣爲性性
即虛之理也合性知覺有心性即心之理知覺即
心之氣也是以出入無定在操舍則存亡常操存

以養是心則性道天皆在我矣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大虛妙應之目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爾

〔朱子曰〕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却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蓋程說固好但只渾淪在這裏張說分明便見有箇陰陽在問良能之義曰只是二氣之自然者耳屈伸往來是二氣自然能如此問伸是神屈是鬼否曰氣之方來皆屬陽是神氣之反皆屬陰是鬼午前是神午後是鬼初一以後是神十六以後是鬼草木方發生是神凋落是鬼人自少至壯是神衰老是鬼噓是神吸是鬼風雷鼓動是神收歛是鬼●〔上蔡謝氏曰〕橫渠說得別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集覽〕此以下專明一神兩化而言鬼神之道也蓋謂鬼神者乃二氣屈伸往來自然耳聖人則至誠無息如天之悠久無疆乃得天之道也神者無形太虛之理妙于應物之名其天地之間山川草木之類凡爲法象者神化中

所餘之糟粕耳糟粕有時可見乃成酒者而酒之爲味爲用則若神焉不知不可測者上神化乃氣中之至理而糟粕爲形爲物也張子因言天地鬼神而遂及聖人之神即太虛妙應之神凡天地之法象皆神化之糟粕非神化之至妙循聖人之制作皆道德之粗迹非道德之至精也雖然天地之神化不可測其可見者法象之糟粕耳聖人之道德不可知其可知者制作之粗迹耳

天道不窮寒暑已衆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

[集覽]衆動者物之蠢動人之作爲皆是也天地之道不窮者寒而復暑暑而復寒所以不窮無盡也人則動而又靜靜而又動物則屈而又伸伸而復屈所以亦不窮也鬼神之實爲幽爲明爲來爲往亦不越此寒暑屈伸二端而已所以爲鬼神而妙用不測也所以無而視不見聽不聞洋洋如在也此造化之迹可見者若天地之間鬼神之理而出于自然此所謂良能者乎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

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

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毁則無以見易

立天地之大義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朱子曰此一段專說氣未及言理游氣紛擾此言氣到此已是查滓麤濁者去生人物蓋氣之用也動靜兩端說氣之本上章言坱然太虛一段亦是發明此意●陰陽即氣也豈陰陽之外復有游氣耶所謂游氣者指其所以賦與萬物一物各得一箇性命便有一箇形質此皆氣合而成之也●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易曰陰陽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陰陽之循環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游氣之紛擾也●循環不已者乾道變化也合

而成質者各正性命也●晝夜運而無息便是陰陽之兩端其四邊散出紛擾者便是游氣以生人物之萬殊如麵磨相似其四邊只管層層散出天地之氣運轉無已只管層層生出人物其中有麤有細如人物有偏有正●游是散殊比如一箇水車一上一下兩邊只管滚轉這便是循環不已立天地之大義底一上一下只管滚轉中間帶得水灌溉得所在便是生人物之萬殊天地之間二氣只管轉運不知不覺生出一箇人不知不覺又生出一箇物即他這箇斡轉便是生物時節●游氣是氣之發散生物底氣游亦流行之意紛擾者參錯不齊既生物便是游氣若是生物常運行而不息者二氣初無增損也●此明是一物但渠所說游氣紛擾合而成質恰是指陰陽交會言之陰陽兩端循環不已却是指那分開底說蓋陰陽只管混了闢闢了混故周子云混兮闢兮其無窮兮●游氣是裏面底譬如一箇扇相似扇便是立天地之大義底扇出風來便是生人物底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神易無方體一

愛惡之情同出於天

陰一陽陰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魂交成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爲春萬物糅錯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爲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其神矣夫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物無無陰陽者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

天人有交勝之理

萬物形色神之糟粕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心所以萬殊者感外物爲不一也天大無外其爲感者絪緼二端而已

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妙者與氣與志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壹之動志也鳳凰儀志壹之動氣也

參兩篇第二 此篇論天地陰陽常變之道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推行於一此天之

所以參也

朱子曰此語極精一故神自註云兩在故不測只是這一物周行乎事物之間如陰陽屈伸往來上下以至於行乎十百千萬之中無非這一箇物事所以謂兩在故不測兩故化自註云推行於一日天下之事一不能化惟兩而後能化且如一陰一陽始能化生萬物雖是兩要之亦惟行乎此一爾●一是一箇道理却有兩端用處不同譬如陰陽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陽極生陰陰極生陽所以神化無窮●兩者陰陽消長進退非一則陰陽消長無自而見非陰陽消長則一不可得而見●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發於心達於氣天地與吾身共只是一團物事所謂鬼神者只是自家氣自家心下思慮纔動這氣卽敷於外自然有所感通

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

也恒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幷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爾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爲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恒星不動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鎭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爲陽萃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

【黄瑞節曰】此段日月右行之說與後段異同未詳

凡圜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古今謂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論爾不考日月出沒恒星昏曉之変愚謂在天而運者惟七曜而已恒星所以爲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机左旋於中故使恒星河漢因一作回北爲南日月因天隱見太虛無體則無以驗其遷動於外也

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或問朱子曰天道左旋日月右行如何曰自䟽家有此說人皆守定張子說日月皆是左旋說得好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

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起度端終度端無盈
縮正恰好被天進一度則日爲退一度二日天進
二度則日爲退二度趲天不上積至三百六十五
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
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
年月行遲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行不盡比天爲退了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至二
十七日半強而一周天與初躔合又行二日有奇
爲二十九日半強與日會進數爲順天而左退數
爲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此
是截法故謂之右行取其易見日月之度爾乃云
月行遲月行速此錯說也曆家若順算則算著那
相去處度數多今以其相近處言故易算蔡季通
云西域有九執曆是順算●天無體二十八宿便
是天體隨天而定日月與五星則皆隨天左轉而
緩急各不同不隨天而定也橫渠少遲則反右之
說極精如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大
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只有急有慢便覺
日月似右轉了禮記月令疏云二十八宿及諸星
皆循天左行一日一夜一周天一周天之外更行

一度其說可證也

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配然爾

〔朱子曰〕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之中故横渠云地對天不過

物無踰神之理

地有升降日有脩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一氣升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爲信然間有小大之差則繫日月朔望其精相感

一歲寒暑之候

〔邵子曰〕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朱子曰〕天地之間東西爲緯南北爲經故子

午卯酉為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為節爾○〔黄端節曰〕此段地有升降日有脩短又證以海水潮汐之候皆用舊說今考先儒皆謂地在天中水環地外四遊升降不越三萬里春遊過東方五千里其下降如其數秋遊過西方五千里其上升如其數夏遊在南故日在其上冬遊過北故日在其南此冬夏晝夜之長短因地有升降而然人處地上如在舟中但見岸之移而不知舟之轉也至於論潮則謂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空之中地乘水力與元氣相為升降氣升而地沉則海水溢上而為潮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而為汐一晝一夜陰陽之氣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間潮汐皆再其說與地有四遊相為表裏然以渾天術觀之天形斜倚半在地上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其南五十五度正當地之中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天在地上最高故晝長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天在地上稍低故晝夜平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月道天在地上最低故晝短其南下入地纔三十一度而已此晝夜長短乃天體高低自然之理非因地之升降也

潮汐消長則惟余襄公海潮圖序最明蓋潮之消息皆繫於月月臨卯酉則潮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此晝夜之運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故太陰西沒之期常緩於太陽三刻有奇潮信之來率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至晦復緩一晝潮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大望亦如之月弦之際月行差遲故潮之去來勢亦稍小一月則潮盛於朔望之後一歲則潮盛於春秋之中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天地之常數也此潮之消息乃繫乎月之進退亦非因地之浮沉也張子特用舊說而未之易耳因附見之

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光為之食矣

朱子曰曆家說天有五道而今且將黃赤道說天正如一圓匣相似赤道是那匣子相合縫處在天

之中黃道一半在赤道之內一半在赤道之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却是將天橫分爲許多度數會時是日月在黃道赤道十字路頭相交處相撞著望時是月與日正相向如一箇在子一箇在午日所以食於朔者月常在下日常在上既是相會被月在下面遮了日故日食望時月食謂之闇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闇到望時恰當著其中闇處故月食至明中有闇虛其闇至微望時月與之正對無分毫相差月爲闇虛所射故食●黃瑞節曰春秋疏云日月同處則日被月映而形魄不見故食朔則交會故食必在朔然而每朔皆會應每月皆食杜預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朔故雖有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又云日月異道交互相錯月之一周必半在日道裏從外而入內半在日道表從內而出外或六入七出或七入六出凡十三出入而與日會曆家謂之交道通而計之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有一交唐一行曰議云日行黃道月有九道其所行之道遇交則有薄蝕之變也至於合朔如合璧則不食其交不軌道則食也故驗日食者必以日躔月

道之交驗之耳五代王朴云自古相傳皆謂近交則日月有食殊不知日月之相掩與闇虛之相射其理有異今據諸家之說所謂九道者靑道二赤道二白道二黑道二與黃道而九也月不行黃道止行其餘八道但此八道皆斜出入於黃道之內外故謂之九道耳月一歲凡十三次經天則二十六次出入於黃道之內外一次經天則一次入一次出也或六次入七次出或七次入六次出各十三出入也此二十六次出入於黃道之時有二十四次皆不與日會惟有兩次與日會故䟽云通計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有一交也於此時方有食然而有食有不食者或日月同道之際道有分數故食亦有分數或小有盈縮遂從邊而過故有不食也呂氏詩記十月之交篇載孔䟽之說亦然若以定法論之一歲兩交當兩食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唐二百九十年食百餘何也此杜預所謂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也朱子與王朴之說合日月之相掩與闇虛之所射是日月食之理也

虧盈法月於人爲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人視其終初如鈎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璧然此虧盈之驗也

朱子曰曆家舊說月朔則去日漸遠故魄死而明生既望則去日漸近故魄生而明死至晦而朔則又遠日而明復生所謂死而復育也此說誤矣若果如此則未望之前西近東遠而始生之明當在月東既望之後東近西遠而未死之明却在月西矣安得未望載魄於西既望終魄於東而遡日以爲明乎故惟近世沈括之說得之蓋括之言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旁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鈎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鈎對視之則正圓也近歲王普又申其說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鈎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倒景旁日月而往參其間則雖弦晦之時亦復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

異耳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古今皆言月有闕惟沈存中云無闕蓋晦日則與日相疊了或從上過或從下過皆不受光至初三方漸漸離開了人在下面側看見則其光闕至望日則月與日正相對人在中間正看見則其光方圓●問月中影是地影否曰前輩有此說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旁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天地之影略有形似而非真有物也●問弦之義曰上弦是月盈及一半如弓之上弦下弦是月虧了一半如弓之下弦又問是四分取半否曰二分二至亦是四分取半曆家謂紓前縮後近一遠三以天之圍言之上弦與下弦時月日相看皆四分天之一●黃瑞節曰紓前縮後云者曆家謂春分月弦東井日在奎秋分月弦南斗日在角月在前日在後也近一遠三云者曆家以周天爲四分近一分遠三分也

月所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

光爲之食精之不可以二也
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差焉星月金水受光於火日陰受而陽施也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絪縕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

或問程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然乎曰此言甚有味由人如何看水離物不得故水有離之象火能入物故火有坎之象

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而世傳交食法與閏異術蓋有不知而作者爾

朱子曰周天之氣謂二十四氣也月有大小朔不得盡此氣而一歲日子足矣故置閏●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周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一日繞地一周無餘而常不及天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日歲之常數也故日行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

者爲氣盈月行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
九十二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一歲閏
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二歲一
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
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
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
日曆家以一日爲九百四十分所謂九百四十分
日之二百三十五者是一日內二百三十五分也
所謂餘分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者會餘四百
九十九十二會乘之得五千九百八十八也所謂
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者如筭日之法以九百四
十分爲一日也得六者得六日也不盡三百四十
八者將餘分五千九百八十八除之六日外猶餘
二百四十八分也日行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
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與天會是一歲三百六十
日而月行多五日又二百三十五分也月行積三
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爲十
二會是一歲三百六十日而月行少五日又五百
九十二分也將日行所多五日又二百三十五分
合月行所少五日又五百九十二分通得十日又

入百二十七分一歲之閏率也三歲一閏合三歲之閏日行所多月行所少通得三十二日又六百單一分也五歲再閏合五歲之閏日行所多月行所少通得五十四日又三百七十五分也十九歲七閏合十九歲日行所多月行所少通得整日一百九十每歲餘分八百二十七以十九乘之得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而一除之得十六日猶餘六百七十三分并一百九十日通二百單六日又六百七十三分也今爲七閏月每月二十九日通二百單三日每月餘分四百九十九分以七乘之得三千四百九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而一除之得三日猶餘六百七十三分并二百單三日通二百單六日又六百七十三分也所謂氣朔分齊者十九年合氣盈朔虛得二百單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七閏月亦二百單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氣之分與朔之分至十九年而皆齊皆所謂氣朔分齊而爲一章也

陽之德主於遂陰之德主於閉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爲風驅斂聚而未散者也凡陰氣凝聚陽在内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小大暴緩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曀霾陰常散緩受交于陽則風雨調寒暑正

陳子曰此一段見得陰陽之情陽氣正升忽遇陰氣則相持而下爲雨蓋陽氣輕陰氣重故陽氣爲陰氣壓墜而下也陰氣正升忽遇陽氣則助之飛騰而上爲雲也陽氣伏于陰氣之内不得出故爆

鬨而爲雷也陰氣凝結于内陽氣欲入不得故旋繞其外不已而爲風至吹散陰氣盡乃已也戾氣飛雹之類曀霾黄霧之類皆陰陽邪惡不正之氣所以雹氷穢濁或有黑色

天象者陽中之陰風霆者陰中之陽

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爾能窮神化所從來德之盛者歟

受者隨材各得 施者所應無窮

火日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内光能闢而受受者隨材各得施者所應無窮神與形天與地之道歟

木曰曲直能既曲而反申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

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 物兼體不遺

木之爲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爲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水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鑠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朱子曰五行之說正蒙一段說得最好不輕下一字 ○問陰陽五行如何曰康節說得法密橫渠說得理透 ○問金木水火體質屬土曰正蒙有一說好只金與木之体質屬土水與火卻不屬土 ○陰以陽爲質陽以陰爲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外明 ○西山眞氏曰日火外景金水內景本淮南子之說道家謂日火楊光于外故日有食火有滅金水潛光于內故無窮以此爲養生之法收視反

觀潛神
不瞬

氷者陰凝而陽未勝也火者陽麗而陰未盡也火之炎人之蒸有影無形能散而不能受光者其氣陽也

陽陷於陰爲水附於陰爲火

天道篇第三

至教至德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夫何言哉

仁體事無不在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從赤心片片說出來

聖人得爲而爲

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

〔朱子曰〕此數句從赤心片片說出來荀揚豈能到體物猶言爲物之體也蓋物物有箇天理體事謂事事是仁做出來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須得仁以爲骨子凡言體便是做他那骨子本是言物以天爲體事以仁爲體緣須著從上說故如此下語體物爲物之體猶言幹事爲事之幹也出王之王音往言往來游行無非是理無一物之不體猶言無一物不將這箇做骨

上天之載有感必通聖人之爲得爲而爲之也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動於彼神之道與成變化行鬼神成行陰陽之氣而已矣韓本有此一段

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

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

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不可知也無心之妙非有心所及也

不見而章已誠而明也不動而變神而化也無爲而成爲物不貳也

已誠而明故能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富有廣大不禦之盛與日新悠久無疆之道與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思天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而已焉

或問朱子曰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曰皆此理也民心之所向即天心之所存也

聖人之神惟天　聖人有感無隱

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變則周歲之化可裁存晝夜之變則百刻之化可裁推而行之存乎通推四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之通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黙而成之存乎德行學者常存德性則自然黙成而信矣

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存衆人則知物性之神

谷之神也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聖人之神惟天故能周萬物而知

聖人有感無隱正猶天道之神

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不得名非得象者也故語道至於不能象則名言亡矣

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識自然之爲體爾

有天德然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正明不爲日月所眩正觀不爲天地所遷

神化篇第四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

神無方易無體大且一而已爾

虛明一作靜照鑒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充塞無間也

天下之動神鼓之也辭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

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神示者歸之始歸往者來之終

[朱子]曰說文示字以有所示爲義故視字從示天之氣生而不息故曰神地之氣顯然示人故曰示一說一而大謂之天二而小謂之地二而小即示字也天曰神地曰示者蓋其氣未嘗或息也人鬼則其氣有所歸矣

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爲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爲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

[朱子]曰神自是急底物事緩辭如何形容之如陰陽不測之謂神神無方易無體皆是急辭化是漸漸而化若急辭以形容之則不可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爲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待其蒸鬱凝聚接於目而後知之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爾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爲象時若非象指何爲時世人取釋氏銷礙入空學者舍惡趨善以爲化此直可爲始學遣累者薄乎云爾豈天道神化

君子幽獨防亦不懈

所同語也哉

【朱子曰】神化二字雖程子說得亦不甚分明惟是橫渠推出來曰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又曰一故神兩在故不測言兩在者或在陰或在陽在陰時全體都是陰在陽時全體都是陽化是逐一挨將去底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節節挨將去便成一年這是化●問象若非氣指何爲象時若非象指何爲時日且如天地日月若無這氣何以撐拄得成這象象無晦明何以別其爲晝夜無寒暑何以別其爲冬夏

變則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

谷神不死故能微顯而不揜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揜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間而見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

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神知化

大可爲也大而化不可爲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強也

大而化之能不勉而大也不已而天則不測而神矣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無不合也雖然得聖人之任者皆可勉而至猶不害於未化爾大幾聖矣化則位乎天德矣

大則不驕化則不吝

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聖位天德不可致知謂

身安而德滋

窮神知化與天為一

君子未或致知

神故神也者聖而不可知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窮神知化與天爲一豈有我所能勉哉乃德盛而自致爾

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强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朱子曰精熟義理而造於神事素定乎內而乃所以求利乎外也通達其用而身得其安素利乎外而乃所以致養其內也蓋內外相應之理●入神是入至於微妙處此却似向內做工夫非是作用於外然乃所以致用於外也故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

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
而已橫渠可謂精義入神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明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人性矣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

聖不可知謂神莊生繆妄又謂有神人焉

神一天下之動

惟神爲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道其必知神之爲也

見易則神其幾矣

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

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幾者象見而未形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吉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

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末矣

精義入神豫之至也

徇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而順性命者乎

敦厚而不化有體而無用也化而自失焉徇物而喪已也大德敦化然後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性性爲

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

西山眞氏曰過化存神此四字本出孟子過化謂聖人凡所經歷處人皆化之存神謂其中所存神妙正意只是如此至橫渠先生乃謂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下性字指本然者而言上性字是謂我能全其性而不爲情所蕩而失其性則其所存者神妙而不可測下物字指事物而言上物字指我之應物而言謂物物各自有理我隨其理以應之物各付物不以已之私意參乎其間則事過弗留如氷之釋如風之休後來諸老先生多本其說獨文公不以爲然者蓋孟子之意未說到如此深故也文公解經每務平實如此然橫渠先生之說亦不可不知也

無我然後得正已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既不能存夫神又不能知夫化矣

義以反經為本

動物本諸天

旁行不流圓神不倚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溺於流也

義以反經爲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爲深化行則顯

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無體

義入神則無方

動物篇第五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爲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爲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旣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爲鬼以其歸也

朱子曰此息只是生息之息非止息之息孟子言日夜之所息程子謂息字有二義愚謂只是生息

●至之謂神反之謂鬼固是然雷風山澤亦有神今之廟貌亦謂之神亦以方伸之氣爲言耳此處要錯綜周徧而觀之伸中有屈屈中有伸伸中有屈如人有魂是也屈中有伸如鬼而有靈是也●人死便是歸祖考來格便是神

氣於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者謂魂聚成形質雖死而不散者謂魄

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伊川程子改與爲有

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根於天者不滯於用根於地者滯於方此動植之分也

生有先後所以爲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

謂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

凡物能相感者鬼神施受之性也不能感者鬼神亦體之而化矣

物無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非物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無相感則不見其成不見其成則雖物非物故一屈伸相感而利生焉

獨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出於疾與妄也共見共聞雖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正也

賢才出國將昌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
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寤所以知新於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醫謂飢夢取飽夢與凡寤夢所感專語氣於五藏之變容有取焉爾
聲者形氣相軋而成兩氣者谷響雷聲之類兩形者桴鼓叩擊之類形軋氣羽扇敲矢之類氣軋形人聲笙簧之類是皆物感之良能人皆習之而不察者爾
形也聲也臭也味也溫涼也動靜也六者莫不有五行之別同異之變皆帝則之必察者歟

誠明篇第六

仁智合一存乎聖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智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誠身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爲貴

誠有是物則有終有始僞實不有何終始之有故曰不誠無物

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

性者萬物之一源　天人能盡其道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未如之何矣

朱子曰所謂性者人物之所同得非惟已有是人亦有是非惟人有是物亦有是

天能爲性人謀爲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爲能而以人謀爲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

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

之者未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爾

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冰凝釋雖異爲物一也受光有小大昏明其照納不二也

問冰水之說何謂近釋氏朱子曰水性在冰只是凍凝成箇冰有甚造化及其釋則這冰復歸於水便有迹了與天性在人自不同猶程子器受日光之說便是否曰是除了器日光便不見却無形了

天良能本吾良能顧爲有我所喪爾 明天人之本無二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與

性其總合兩也命其受有則也不極總之要則不至受之分盡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天所自不能已者謂命不能無感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以所可憂而同其無憂憂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

或問朱子曰物所不能無感謂性曰有此性自是因物有感見於君臣父子日用事物當然處皆感也所謂感而遂通是也此句對了天所不能自已謂命蓋此理自無息止時晝夜寒暑無一時停故逝者如斯而程子謂與道爲體這道理古今晝夜無須臾息故曰不能已○問性只是理安能感恐此語只可名心否曰橫渠此言雖未親切然感固是心所以感者亦是此心中有此理方能感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

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耳

問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朱子曰湛一是未感物之時湛然純一此是氣之本攻取如目之欲色耳之欲聲便是氣之欲曰攻取是攻取那物否曰是

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至於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莫不性諸道命諸天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遺也至於命然後能成已成物不失其道

以生爲性既不通晝夜之道且人與物等故告子之妄不可不詆

性於人無不善繫其善反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

不善反者也命於人無不正繫其順與不順而已行險以僥倖不順命者也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朱子曰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天地之性是理也纔到有陰陽五行處便有氣質之性於此便有昏明厚薄之殊○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氣質陰陽五行所爲性即太極之全體但論氣質之性即此體墮在氣質之中爾非別有一性也○氣質之說起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勉齋黃氏曰自孟子言性善而荀卿言性惡揚雄言善惡混韓文公言三品及至橫渠張子分爲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然後諸子之說始定

蓋自其理而言之不雜乎氣質而爲言則是天地
賦與萬物之本然者而寓乎氣質之中也故其言
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蓋謂天地之性未嘗
離乎氣質之中也其以天也爲言特情其純粹至
善乃天地賦予之本然也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
其所以有善悪之不同何也曰氣有偏正則所受
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
木之氣盛則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
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
質之性有善悪也曰既言氣質之性有善悪則不
復有天地之性也子思子又有未發之中何也曰
性固爲氣質所雜矣然方其未發也此心湛然物
欲不生則氣雖偏而理自正氣雖昏而理自明氣
雖有贏乏而理則無勝負及其感物而動則或氣
動而理隨之或理動而氣挾之由是至善之理聽
命於氣善悪由之而判矣此未發之前天地之性
純粹至善而子思之所謂中也記曰人生而靜天
之性也程子曰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
焉則理固有寂感而靜則其本也動則有萬變之
不同焉愚嘗以是而質之先師矣後人未發之前

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至哉此言也○西山眞氏曰張子有言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此即所謂善反之者也程子亦曰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亦是張子之意

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性未成則善惡混故亹亹而繼善者斯爲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夭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成位

乎天地之中也所謂天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悅且通則天下必歸焉不歸焉者所秉所遇之不同如仲尼與繼世之君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正謂天理馴致非氣稟當然非志意所與也必曰舜禹云者餘非乘勢則求焉者也

朱子曰張子只是說性與氣皆從上面流下來自家之德若不能有以勝其氣則抵是承當得他那所賦之氣若是德有以勝其氣則我之所以受其賦予者皆是德故窮理盡性則我之所受皆天之德其所以賦予我者皆天之理氣之不可變者惟死生脩夭而已蓋死生脩夭富貴貧賤這却還他氣至義之於君臣仁之於父子所謂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這箇却須由我不由他●性命於氣是性命都由氣則性不能全其本然命不能順其自然性命於德是性命都由德則性能全天德

命能順天理●問先生舊說性命於氣之命爲聽命之命今以命與性字平說所以後面分言性天德命天理不知如何曰命字較輕間若將性命作兩字看當云性命皆由於氣由於德曰橫渠文字自如此●問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這處性命如何分別曰性是以其定者而言命是以其流行者而言命便是水恁地流底性便是將椀盛得來大椀盛得多小椀盛得少淨潔椀盛得清汙漫椀盛得濁●潛室陳氏曰義理不勝氣稟則性與命皆隨氣稟中去所以多不善若義理勝氣稟則性與命皆向義理中來所以爲善德謂義理之性氣謂血氣之性學問之道無他不過欲以義理勝血氣

利者爲神滯者爲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於心心禦見聞不弘於性

上智下愚習與性相遠既甚而不可變者也

君子與天地同流異行

和樂道之端

天地之性久大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君子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焉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時義而已君子教人舉天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已也述天理而時措之也

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矣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朱子曰只將自家意思體驗便見得人心虛靜自然清明纔爲物欲所蔽便暗了此陰濁所以勝也

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未嘗僞且慢故知不免乎僞慢者未嘗知其性也

勉而後誠莊非性也不勉而誠莊所謂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與

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者非幸福於回則免難於苟也

屈信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雜之僞也至誠則順理而利僞則不循理而害順性命之理則所謂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爲自取吉其

險幸也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滅理窮欲人爲之招也

聖人不以見聞梏其心

天下無一物非我

大心篇第七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朱子曰體猶仁體事而無不在言心理流行脉絡貫通無有不到苟一物有未體則便有不到處包

梏不盡是心爲有外蓋私意間隔而物我對立則雖至親且未必能無外矣●問體之義曰此是置心在物中究見其理如格物致知之意與體用之體不同●問不以聞見梏其心曰此是說聖人盡性事今人理會學先於見聞上做工夫到然後脫然貫通蓋尋常見聞一事只知得一箇道理若到貫通便都是一理曾子是已●盡心則只是極其大心極其大則知性知天而無有外之心矣然孟子之意只是說窮理之至則心自然極其全體而無餘非是要大其心而後知性知天也●問如何是有外之心曰只是有私意便內外扞格只見得自家身已凡物皆不與已相關便是有外之心●問如何是不足以合天心曰天大無外物無不包物理所在一一有所遺則吾心爲有外便與天心不相似●橫渠此說固好然只管如此說相將便無規矩無歸着此心便瞥入虛空裏去了夫子爲萬世道德之宗都說得語意平易從得夫子之言便是無外之實●西山眞氏曰朱子云云蓋慮其弊至此學者未可以是疑張子之說也

由象識心徇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心可乎

人謂己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內外之合也知合內外於耳目之外則其知也過人遠矣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莫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耳目雖為性累然合內外之德知其為啓之之要也

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身發智貪天功爲已力吾不知其知也民何知哉因物同異相形萬變相感耳目內外之合貪天功而自謂已知爾

體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爲人也大矣道能物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藐乎其卑矣

朱子曰非以身體道蓋是主於義理只知有義理却將身只做物樣看待謂如先理會身上利害是非便是以身體道如顏子非禮勿視便只知有禮不知有已耳只是有義理直把自家作無物看伊川亦云除却身只是理懸空只是箇義理

能以天體身則能體物也不疑

心存無盡之性理

君子大於道

萬象無隱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成心者私意也

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與

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

心存無盡性之理故聖不可知謂神此章言心者亦指私心為言也

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

也大於道大於我者容不免狂而已

燭天理如向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間區

區於一物之中爾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

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真所謂疑冰者歟夏蟲疑冰

中正貫天下之道

以其不識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所從也

中正篇第八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蓋

君子大居正

學者中道而立

仲尼賢其進

得正則得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弘而至於大樂正子顏淵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足以爲善人信人志於仁無惡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爾

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弘之無中道而弘則窮大而失其居失其居則無地以崇其德與不及者同此顏子所以克己研幾必欲用其極也未至聖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

〔黃瑞節曰〕張子所引論語未見其止其說與舊解不同舊解對進而言則止爲已義張子以止爲聖人之極功故言顏子未至聖人之止未詳是否

大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而通未至於此其視聖人恍惚前後不可爲之像此顏子之嘆乎

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充內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謂大大能成性之謂聖天地同流陰陽不測之謂神

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嘆也

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爲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而未成之地爾

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

知德以大中爲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息可期矣

體正則不待矯而弘未正必矯矯而得中然後可大故致曲于誠者必變而後化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

大亦聖之任雖非清和一體之偏猶未忘于勉而大爾若聖人則性與天道無所勉焉

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

之淸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

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不尊德性則學問從而不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

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

不得已當爲而爲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爲之雖善皆意也正已而物正大人也正已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累也有意爲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爲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爲未盡况有意于未善耶仲

仲尼竭兩端之教

天理一貫

得所養而進於大

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不得已而後爲至于不得爲而止斯智矣夫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爲不相似

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鑿意必固我一物存焉非誠也四者盡去則直養而無害矣

妄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于大矣無所感而起妄也感而通誠也計度而知昏也不思而得素也

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

正經以貫天下之道

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

志道則進據者不止矣依仁則小者可游而不失和矣

志學然後可與適道强禮然後可與立不惑然後可與權博文以集義集義以正經正經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

將窮理而不順理將精義而不徙義欲資深且習察吾不知其智也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雖本之有差及所以知之成之則一也蓋謂仁者以生知以安行此五者智者以學

天下人

知以利行此五者勇者以困知以勉行此五者中心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已惟責己一身當然爾

行之篤者敦篤云乎哉如天道不已而然篤之至也

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悅之不循理者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共悅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爲必以與人焉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

善人云者志於仁而未致其學能無惡而已君子名之必可言也如是

善人欲仁而未致其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陷於惡有諸已也不入於室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篤信好學篤信不好學不越爲善人信士而已好德如好色好仁爲甚矣見過而內自訟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惡不仁爲甚矣學者不如是不足以成身故孔子未見其人必嘆曰已矣乎思之甚也

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

孫其志於仁則得仁孫其志於義則得義惟其敏而已

博文約禮由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叛而去溫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繹舊業而知新蓋思昔未至而今至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

責己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聞而不疑則傳言之見而不殆則學行之中人之德也聞斯行好學之徒也見而識其善而未果於行愈於不知者爾世有不知而作者蓋鑿也妄也夫子所

隱而未見之仁

不敢也故曰我無是也
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私淑艾以教人隱而未見之
仁也
爲山平地此仲尼所以惜顔回未至蓋與互鄉之進
也
學者四失爲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
則止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
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爾
以心求道正猶以己知人終不若彼自立彼爲不思

聖人一言

而得也

考求迹合以免罪戾者畏罪之人也故曰考道以爲無失

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浮圖不知窮理而自謂之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

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〻象誠定則文節著見一曲致文則餘善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徙義誠能徙義則德自通變能通其變則圓神無滯

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易無思無爲受命乃如響聖人一言

盡天下之道

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

仲尼問同答異

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竭兩端而告之然問者隨才分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也

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人之美惡當知誰可先傳此誰將後倦此若灑掃應對乃幼而遜弟之事長後教之人必倦弊惟聖人於大德有始有卒故事無大小莫不處極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繼妄以大道教之是誣也

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知德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

蒙以養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盡其道

其惟聖人乎

聖人未嘗有知

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有如時雨之化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為而後教之也

志常繼則罕譬而喻言易入則微而臧

凡學官先事士先志謂有官者先教之事未官者使止其志焉志者教之大倫而言也

道以德者運於物外使自化也故諭人者先其意而遜其志可也蓋志意兩言則志公而意私爾

朱子曰志者心之所之是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底已營為謀度皆意也

能使不仁者仁仁之施厚矣故聖人并答仁智以舉直錯諸枉

君子三術

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者也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也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已責人愛人之三術也 ○ 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為道既異雖黨類難相為謀

大人以天下為度

● 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為度故孟子教人雖貨色之欲親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後已 ● 子而孚化之衆好者翼飛之則吾道行矣 ● 大尾終